

子變韻和子變韻的形成構擬 ——以孟州方言爲例*

史艷鋒

陝西師範大學

“子變韻”是指名詞/量詞後綴“子”弱化後與前一音節合音，使前一音節的韻母發生變韻的現象。本文對不同方言中弱化“子”尾類型和子變韻母比較分析後認爲：(一) 子變合音時“子”尾韻母的音值是多元的，除 [u] 外，還有可能是 [o/o/ə/ɤ/w/ɛ] 甚至 [ŋ/ɛ/ɔ] 等；(二) 同一方言內的子變韻母也可能是由不同“子”尾韻母合音形成的；(三) 合音過程中前字韻腹會受到“子”尾韻母的明顯影響；(四) 子變韻母在演變過程中很可能經歷過部分相近變韻之間的合併；(五) 不少方言中的子變韻母經歷過“ɔ > au”的演變過程；(六) 在構擬生成子變韻母的基本韻母時，不能完全按照目前方言尤其是官話方言中基本韻母的格局。接著，文中介紹了孟州方言中的子變韻母的使用情況。最後，運用上述觀點，結合周邊方言變韻材料對孟州方言中子變韻母的形成過程進行構擬。

關鍵詞：子變韻，“子”尾，孟州方言，分析，構擬

子變韻，也稱子變音，是指用改變基本韻母的讀音來表示北京話的輕讀詞尾“子”的對應成分的一類變音現象。如博愛話中“梯^Z tʰi:ɔ⁴⁴、柿^Z sɿ:ɔ¹³”分別對應於北京話的“梯子、柿子”（“字^Z”表示子變音，下同）。子變韻集中分布於豫北、晉南地區，此外，山東博山、陝西岐山、太白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孟州地處豫北，原稱孟縣，與濟源、沁陽、溫縣（屬於晉語獲濟小片）、吉利、偃師（屬於中原官話洛嵩片）接壤。方言區域屬於晉語獲濟小片向中原官話洛嵩片過渡的地帶。孟州方言中有子變韻。本文主要圍繞“子變韻與‘子’尾”的關係，“子變韻母的形成分析”，“孟州方言的子變韻母”和“孟州方言子變韻形成過程構擬”四個方面展開。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邢向東先生的指導，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1. 子變韻與“子”尾的關係

1.1 “子變韻”的得名和其具有與北京話“子”尾相同的語法功能有關。那麼，子變韻是不是名詞詞尾“子”弱化後與前一音節合音而成的呢？目前方言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還有些差異。

呂枕甲先生 (1991:11-13) 認為，子變韻係詞根音節基本韻母與“子”後綴合讀而成。山西運城“子”尾讀作 tou^0 ，而運城北區、東北區子變韻母都綴加有子變韻尾 əu ，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以三路里話為例，見〈表 1〉：（“本”表示基本韻母，“Z”表示子變韻母，下同）

〈表 1〉三路里話子變韻讀音

本	Z	舉例	本	Z	舉例
e	e:əu	車 ^Z tɕʰe:əu	ie	ie:əu	鐮 ^Z ŋie:əu
ye	ye:əu	月 ^Z ye:əu	ɿ	ɿ:əu	子 ^Z tsɿ:əu
ɿ	ɿ:əu	尺 ^Z tsʰɿ:əu	i	i:əu	機 ^Z tɕi:əu

對此王洪君先生 (1999:215) 持審慎態度，王先生認為已見報導的“-子”的弱化鏈 $\text{tsɿ} > \text{tsəʔ} > \text{təʔ} > \text{tə} > \text{ə}$ 與子變音 u (əu o) 之間還缺少中間環節，還不能完全確定它的本源字就是“-子”。如果可以證明山西運城等地的 tou^0 也是“子”的弱化形式，倒有望連接“子”尾和子變韻的兩條演化鏈。因為一時難於界定其中構形語素是不是“子”，學界又將子變韻稱做“Z 變韻”（賀巍 1982，王福堂 1999:136，王洪君 1999:215-216）。¹

近年來，趙日新先生 (2007) 指出“兒”在中原地區是有一個讀平舌音區域的，並認為子變韻很可能是一種兒化變韻，（子變韻尾）“u”乃至“ə”更可能是由“兒”變化來的或者甚至就是“兒”的早期讀音。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事實上，大部分有子變韻的方言中，兒化韻同子變韻都有明確的界限。調查時發音人常說，“子變韻較早，老輩人使用較多，兒化韻較晚，近幾十年用的較多，兒化常用於表小，而子變韻常用於表大。”形式上看，兒化韻多帶捲舌，子變韻不捲舌，即便是在兒化韻為平舌音的區域，兒化韻、子變韻還有明顯的區別，如濟源話基本韻母 i、a 的兒化韻分別為 i^v 、 æ ，子變韻分別為 $\text{i}:\text{u}$ 、 o （賀巍 1982）。

¹ 鄭州、開封等地子變韻都以“u”結尾，也有人乾脆將其稱為“U 化韻”（周慶生 1987，劉冬冰 1997，王森 1998）。

1.2 我們認為“子變韻”是“子”尾參與合音的變韻。從語音上看，運城等地的 tou^0 是“-子”的弱化形式。萬榮方言“-子”，吳建生 (1984:32-40) 記作 $tə^0$ ，(1997) 記作 tu^0 ，吳雲霞 (2009:81) 記作 $təu^0$ ，大致反映出 $tə^0 > tu^0 > təu^0$ 的音變過程。由此，可以把“-子”的弱化鏈 $tsɿ > tsəʔ > təʔ > tə$ 與 $təu$ 連接起來。

除語音外，我們也試著從其他角度證明“子變韻”係“子”尾參與的變韻。其一，子變韻主要發生在河南的北部與中部，南部地區沒有子變韻，但是，河南南部與東部方言中的“子”尾與河南北部子變韻的語法意義完全相同：(1) 名詞標誌，與普通話中的“子”尾相同；(2) 表示感情色彩，輕微的厭惡意義（劉雪霞 2006）。

其二，整體看關中方言“子”尾詞有清晰獨立的“子”尾讀音，但在關中西府的太白、岐山交接的幾個鄉鎮沒有自成音節的“子”尾，而是把“子”融合到前一個音節的韻母之中（韓承紅 2010）。這為“子”尾參與變韻提供了絕佳的證據。

其三，子變韻周邊地帶“子”尾詞的適用範圍比較寬泛。從普通話的角度看，量詞和部分名詞後邊似乎不易加“子”尾，按此說法獲嘉話中的“頓^Z $ty:\eta^{13}$ ”、“片^Z $phi\tilde{a}^{13}$ ”等似乎不像是“子”尾參與合音形成的，且獲嘉、孟州一帶一般也沒有“子”尾詞（賀巍 1989:50）。不過萬榮話帶給我們一些啓示，萬榮話中“量詞+子”、“人名+子”都可以使用，如：

量詞+子：一塊子饅 一條子煙 一匹子馬 一把子韭菜 一片子料子
人名+子：安子 紅子 民子 國子 三子

此外普通名詞諸如“花”、“布”等也都可以加“子”尾（花子花的植株、布子尿布）使用（吳建生 1997）。魏縣方言中“子”尾詞的適用範圍同樣比較寬泛，分為：一般“子”尾名詞，如：路邊子、樹枝子、紡花車子；用於稱呼的“子”尾名詞，如：老汪子、喜子；村名+“子”尾，如：小寨子前小寨、後小寨、田莊子田莊；表示“時間”和“約數”的“子”尾名詞，如：前半晌子、月把子一個來月；非名詞性“子”尾詞，如：結巴子、（不）住氣子（吳繼章 2002）。萬榮、魏縣處在子變韻的周邊地帶，在證明“子”尾參與變韻時有著普通話不可替代的優勢。鄒妍 (2010) 也從豫北、晉南周邊方言的後綴使用情況判斷“子變韻”中“子”尾參與合音的可能性很大。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認為子變韻就是由“子”尾參與合音的變韻。

1.3 下面我們列舉子變韻發生縣市及其臨近地區方言中弱化“子”尾的讀音情況，以期對弱化“子”尾有更深刻的認識。

1.3.1 弱化“子”尾的類型

(1) 臨汾、洪洞、霍州、古縣、浮山 ts_1^0 ；沁水 z_1^0 ；稷山 t_1^0 。

(2) 汾西 $\text{ts}\text{ə}^0$ ；曲沃、侯馬、忻州 $\text{t}\text{ə}^0$ ；天鎮 $\text{z}\text{ə}^0$ ；絳縣 $\text{ɣ}\text{ə}^0$ ；太原 $\text{ts}\text{ə}\text{ʔ}^0$ ；孟縣 $\text{ts}\text{ɿ}\text{ʔ}^{22}$ ；介休 $\text{ts}\text{ɿ}\text{ʔ}^{13}$ ；長治 $\text{t}\text{ə}\text{ʔ}^{313}$ （非輕聲調值可能不限於一種，僅列一，下同）；山陰 $\text{z}\text{ə}\text{ʔ}^0$ ；沁縣 $\text{l}\text{ə}\text{ʔ}^0$ ；河南林州讀 $\text{l}\text{ə}\text{ʔ}^0/\text{ə}\text{ʔ}^0$ 。

這一類“子”尾韻母在無入聲的地點讀 ə ，有入聲的讀 $\text{ə}\text{ʔ}$ 、 $\text{ɿ}\text{ʔ}$ 、 $\text{ɿ}\text{ʔ}$ 可看作是 $\text{ə}\text{ʔ}$ 的變體。 ɿ 變 ə 是元音的後顯裂化，即 $\text{ɿ} > \text{ɿ} > \text{ɿ}\text{ə} > \text{ə}$ 。後顯裂化是“低化”的結果，是一種回復到混元音這個調音初始態的回歸變化（朱曉農 2004）。稷山 t_1^0 （ ɿ 不是純粹的舌尖前元音，而是接近 ə 而且微顫的音），博愛城關方言中 ɿ 常讀作 ɿ^0 （ ə 稍偏後高些）正是該變化的起始狀態；濟源話中 $\text{ɿ}/\text{ɿ}$ 輕讀時是 ə ，如冷子 $\text{l}\text{ə}\text{ŋ}^{53}\text{ts}\text{ə}^0$ 、氣死 $\text{t}\text{e}^{\text{hi}}\text{ts}\text{ə}^0$ ，可看做是變化的完成階段。事實上，輕聲條件下 $\text{t}\text{ɕ}$ 、 $\text{t}\text{ɕ}^{\text{h}}$ 、 ɕ 、 ʒ / ts 、 ts^{h} 、 s 後易發生 $\text{ɿ}/\text{ɿ} > \text{ə}\text{ʔ}$ 轉變，獲嘉、沁陽等地的舒聲促化現象正好說明這一點。獲嘉“死”單念 s_1^{53} ，促化後念 $\text{s}\text{ə}\text{ʔ}^0$ ，如：燒死 $\text{ɕ}\text{ə}^{33}\text{s}\text{ə}\text{ʔ}^0$ （賀巍 1996）。

(3) 山西原平方言“-子”大多讀 ə^0 ，如果詞根韻母是鼻尾韻，則 ə^0 變讀 ə^0 或 ŋ^0 ，如：粽子 $\text{tsu}\text{ə}\text{ŋ}^{53-51} \text{ə}^0$ 、櫟子 $\text{li}\text{ə}\text{ŋ}^{213} \text{ŋ}^0$ 。與之類似的是，山東淄川話中“-子”作名詞後綴時在多數韻母後，聽起來是一個接近 ə 、 ɿ 、 u 的音素，十分含混，在 ə 、 $\text{i}\text{ə}$ 、 $\text{u}\text{ə}$ 、 $\text{y}\text{ə}$ 後接近 ə 、 ɿ 、 u ，在 $\text{a}\text{ŋ}$ 、 $\text{ia}\text{ŋ}$ 、 $\text{ua}\text{ŋ}$ 後接近 ä 、 ŋ ，在 $\text{ə}\text{ŋ}$ 、 $\text{i}\text{ŋ}$ 、 $\text{u}\text{ŋ}$ 、 $\text{y}\text{ŋ}$ 後是 ŋ （孟慶泰、羅福騰 1994:46-47）。這一組例子說明，“子”尾元音失掉聲母後易受前字韻尾的影響。

(4) 臨猗“-子”讀 təu^0 ，如“篩子” $\text{sai}^{31}\text{təu}^0$ （王臨惠 1993），還有讀 d^{u}^0 的，如“孫子” $\text{ɕyei}^{31}\text{d}^{\text{u}}^0$ ，另有部分“-子”合入前字，構成“基本韻母+ u ”的子變韻母，如“剪子” $\text{tɕi}\text{æ}:\text{u}^{53-533}$ ，臨猗縣東北“-子”讀 əu^0 （王臨惠 2011）。這些說明“-子” d^{u} 、 təu 、 əu 之間以及 təu 、 əu 與子變韻尾“- u ”間存在密切的關係。陳衛恒 (2004) 認為，從韻腹為央元音的“-子”到 o/u 為韻尾的子變韻的轉化中 u 起著橋樑作用。結合萬榮“-子”吳建生 (1984:32-40) 記作 tə^0 ，(1997) 記作 tuu^0 ，吳雲霞 (2009:81) 記作 təu^0 ，可以清晰發現“-子” $\text{tə}^0 > \text{tu}\text{u}^0 > \text{təu}^0 > \text{əu}^0 > -\text{u}$ 的弱化過程。

(5) 運城“-子”讀 tou^0 ；開封縣“-子”讀 $\text{t}^{\text{h}}\text{ou}^0$ ，如，籃子 $\text{lan} \text{t}^{\text{h}}\text{ou}$ ，1958 年出版的《河南省開封方言區學習普通話手冊》還記錄了開封“-子”讀 nou ，如，籃子 $\text{lan} \text{nou}$ （王自萬 2011）。開封縣把“-子”讀 $\text{t}^{\text{h}}\text{ou}^0$ ，可能是由輕聲造成的，

比如孟州“蓋”單念 $kæ^{212}$ ，“鋪蓋”讀 $p^{h}u^{24}k^{h}æe^0$ 。

(6) 聞喜“-子”大都念 u^0 ，由於受前一音節元音韻尾的影響有時也念 o^0 。這是以往研究子變韻合音中較多關注的“-子”尾。

(7) 安陽縣東部、魏縣“-子”讀 te^0 （魏縣東南角有的鄉讀 ta^0 ）；林州₂姚村、陵陽一帶讀 le^0/e^0 。以往研究“-子”尾韻母時央、後元音多被關注，討論子變韻合音時“-子”尾韻母可能為“前元音”更不曾被提及，這可能是受材料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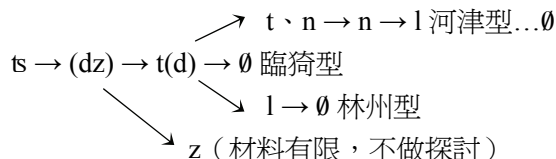
(8) 商丘話中“-子”前的音節是開尾韻，“-子”讀 tei ；“-子”前的音節是鼻尾韻，則“-子”讀 $nən$ ， $nən$ 是 tei 的變體形式（張世方 2008）。² 河津方言“-子”有三個層次的讀音：第一種是老派讀音，按照前一音節韻母是否具有鼻音色彩把“-子”分別讀為 tei^0 、 nei^0 ，第二種是中年婦女 tei^0 、 nei^0 合流為 nei^0 ，第三種是青少年人群把 nei^0 又讀為 lei^0 （史秀菊 2010）。河津方言內不同年齡段的讀音差異顯示“-子”的弱化鏈條為 $tei^0\ nei^0 \rightarrow nei^0 \rightarrow lei^0$ 。

(9) 翼城城關及附近“-子”讀 η^0 ，其他地方念 $n\eta^0$ 。³ 結合(3)(8)(9)可知，“-子”變鼻音/鼻化韻母，要麼是受前字鼻音韻尾/鼻化韻影響的結果，要麼是受“-子”尾鼻音聲母影響的結果。

以上材料表明，弱化“-子”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從韻母上看，前、央、後元音都有涉及，鼻音韻和非鼻音韻皆有。部分子變韻的形成不好用“基本韻母+u”解釋，我們認為此時可以考慮“-子”韻母的其他音值，如“ e 、 u 、 η ”等。

1.3.2 “子”尾的弱化鏈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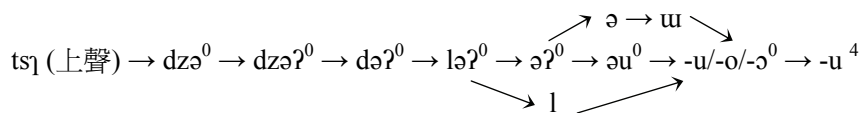
張世方(2008)、陳衛恒(2011)分別報告商丘方言“-子” $tei/nən$ 、林州方言“-子” $la?/ə?$ 的兒化讀音為 $tər$ ，說明聲母 t 早於 n 、 l ， \emptyset 應是“-子”發展的末端。不過 n 在林州方言中沒有出現，說明“-子”弱化過程中 n 母出現並不是絕對的。根據上文所列材料，我們可以把由 ts 開始的“-子”聲母的弱化過程大致整理如下：



² 商丘方言“-子”尾也有記作 te 、 ne 、 le 的，可能是調查地點不同的緣故。

³ 以上材料中山西未標注者均來源於《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侯精一、溫端政 1993）。

前文已經指出臨猗等地“子”尾的弱化鏈條 $tsɿ > tsə^0/tɿ^0 > tə^0 > tuu^0 > təu^0 > əu^0 > -u$ 。陳衛恒先生認為，林州等地從獨立音節的“子”尾到子變韻經歷了如下的演變過程：



我們觀察，以上兩個演變鏈條都不全面。張世方先生 (2008) 指出晉南方言中“-子”經歷了“ $tsə$ 曲沃、侯馬 $> tə$ 萬榮 $> tei$ 河津 $> nei$ (lei) 河津 ($> nəŋ$ 商丘) $> nəŋ$ 翼城₁ $> \eta$ 翼城₂”的發展演變過程，這應該是對以上“-子”演變鏈條的一種補充，不過“ η ”的形成還有作進一步探討的餘地。⁵

對於“子”尾韻母弱化過程的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於瞭解“子”尾弱化後的音值，以便分析出參與子變韻合音的“子”尾韻母音值，而不是討論“子”尾弱化的過程。因此後者下文不再涉及。

2. 子變韻母的形成分析

2.1 目前語言學界對子變韻研究成果較多的主要有王福堂、王洪君二位先生。除構擬出獲嘉方言子變韻的形成過程外（王福堂 1999:143-146，王洪君 1999:222-227），王福堂先生 (1999:138-139) 還將“子變韻”分成拼合型、融合型、長音型三種類型；王洪君先生 (2004) 更是進一步總結出晉南、豫北兩條子變韻的衰敗進程，即：

晉南：(1) 加 u 、長韻/調、調型異 \rightarrow (2) 不加 u 、長韻/調、調型異 \rightarrow (3) 不加 u 、普長韻/調、調型異 \rightarrow (4) 不加 u 、韻/調普長、調型同＝詞根單字音；

豫北：(1) 加 u 、長調/長韻 \rightarrow (2) 普長調/韻、 u 併入 \rightarrow (3) u 化韻母歸併。

在以上二位先生分析的基礎上筆者試著增補一下自己的看法。

2.2 我們認為，參與子變合音的“子”尾韻母音值不限於 $[u]$ ，應該說 $[əu/\text{ɔ}/o/\text{ə}/\text{x}/\text{u}]$ ，甚至 $[\eta/\text{ɛ}/\text{ə}]$ 等都參與其中。

⁴ 見陳衛恒 (2011)。

⁵ 我們觀察翼城₁ $nəŋ$ 可能與方言音系中沒有前鼻音 n 韻只有後鼻音 η 韻有關。

2.2.1 以咸山攝開口呼韻母（下文稱之為“an”類韻母）子變韻為例，王洪君先生 (1999:222) 構擬獲嘉方言子變韻母 \tilde{a} 的形成過程是： $an + u \rightarrow \tilde{a}$ ，在長音節的階段，n 的鼻音和前的特徵向後傳遞到原來後綴所占的第四時間格，頂替了 u 的後圓特徵，成為長韻 $\tilde{a}:\tilde{i}$ ，後期壓合到 3 個時間格變為 \tilde{a} 。

王先生的構擬站在很高的高度，不過以往的研究都較少關注獲嘉方言“an”類韻母中的“a”在變韻前為 [+前] [-圓唇] 特徵，變韻後為 [+後] [-圓唇] 特徵。綜合豫北、晉南其他各處變韻形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溫縣方言變韻為 Λ ，沁陽 $i:\tilde{\Lambda}$ ，武陟 $\tilde{a}:\eta$ ，夏縣 $\Lambda:\eta$ ，孟州城關 $\Lambda\eta$ ，而山西陽城話是 $i:\text{ɔ}$ ，澤州巴公、高平古寨是 $i\text{ɔ}\eta$ 。部分列於〈表 2〉：

〈表 2〉獲嘉、沁陽等地咸山攝子變韻對照表

地點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獲嘉	an	\tilde{a}	ian	$i\tilde{a}$	uan	$u\tilde{a}$		
濟源	an	\tilde{a}	ian	$i\tilde{a}$	uan	$u\tilde{a}$	yan	$y\tilde{a}$
武陟	\tilde{a}	$\tilde{a}:\eta$	$i\tilde{a}$	$i\tilde{a}:\eta$			$y\tilde{a}$	$y\tilde{a}:\eta$
夏縣	$\tilde{\Lambda}$	$\Lambda:\eta$	$i\tilde{\Lambda}$	$i\Lambda:\eta$	$u\tilde{\Lambda}$	$u\Lambda:\eta$	$y\tilde{\Lambda}$	$y\Lambda:\eta$
孟州城關	\tilde{a}	$\Lambda\eta$	$i\tilde{a}$	$i\Lambda\eta$	$u\tilde{a}$	$u\Lambda\eta$	$y\tilde{a}$	$y\Lambda\eta$
沁陽	\tilde{e}	$i:\tilde{\Lambda}$	$i\tilde{e}$	$i:\tilde{\Lambda}$				
陽城	\tilde{e}	$i:\text{ɔ}$	$i\tilde{e}$	$i:\text{ɔ}$	$u\tilde{e}$	$y:\text{ɔ}$	$y\text{e}$	$y:\text{ɔ}$
澤州巴公	æ	$i\text{ɔ}\eta$	$i\text{æ}$	$i\text{ɔ}\eta$				
高平古寨	æ	$i\text{ɔ}\eta$	$i\text{æ}$	$i\text{ɔ}\eta$				

〈表 2〉顯示，“an”類開口呼基本韻母韻腹元音變韻後獲嘉、濟源、武陟、夏縣、孟州、沁陽均出現 [+後] [-圓唇] 特徵，今稱之為獲嘉型；陽城、澤州巴公、高平古寨出現 [+後] [+圓唇] 特徵，稱之陽城型。齊齒呼、合口呼、撮口呼基本韻母變韻後同此。

我們認為獲嘉、陽城兩類變韻的出現與參與子變的“-子”的韻母特徵有關，即子變韻母的形成要受到“-子”韻母特徵的影響。獲嘉型、陽城型的共同點是變韻韻腹出現 [+後] 的特徵。可以確定參與變韻生成的“-子”韻母具有 [+後] 的特徵。不同點是陽城型子變韻母帶有 [+圓唇] 特徵，獲嘉型子變韻母帶有 [-圓唇] 特徵。這可能與陽城型“-子”韻母帶有 [+圓唇] 特徵，獲嘉型“-子”韻母帶有 [-圓唇] 特徵有關。其實王福堂先生 (1999:137, 149) 早就提出就“-子”目前的音值和

合音行為的差別可以分爲 **u** 類（圓唇類）和 **ə** 類（不圓唇類）兩類，兩類都可以生成子變韻。

2.2.2 王洪君先生 (2004) 談及聞喜方言子變韻時也強調從底層音位的層次看子變韻可統一處理成單字韻後加 **u**，**u** 的具體音值因單字的不同而有分別，部分情況下 **u** 只代表收向後、高、圓的方向，實際上往往不到 **u** 那麼高，特別是在低元音的後面，音值上更接近於 **o**。

2.2.3 此外，澤州巴公、水東、高平古寨、濟源、沁陽、焦作等地非鼻化韻基本韻母生成鼻音子變韻，以往研究中未見關注，如（括號內是基本韻母，括號外是子變韻）：

澤州巴公 əŋ (< ʌ əʔ), iŋ (< i)；

澤州水東 əŋ (< ʌ), iŋ (< i)；

高平古寨 əŋ (< ʌ əʔ), iŋ (< i iɿu iəʔ)；(王利 2008)

濟源 y:ŋ (< y yʔ)；

沁陽 y:ũ (< y), u:ũ (< u)。

焦作方言中韻腹是 **a** 的字加“子”組成名詞後，一般韻腹變讀 **o/ɔ**，部分韻腹由 **a** 變讀爲 **ẽ**，如：“一家^Z tɕiẽ⁴⁴、菜花^Z xuẽ⁴⁴、衣裳架^Z tɕiẽ³¹、褂^Z kuẽ³¹”（張莉 2009）。我們認爲這些鼻音變韻的形成恐怕與鼻音“-子”韻母 əŋ/ŋ/ə/ũ/ẽ 等參與合音有關。

林州姚村、陵陽“子”尾已有部分弱化爲 **ɛ**，處於“子”尾演變末端子變韻合音的起始，如“妹子” mei⁴⁴ ɛ⁰、“梯子” tɕi⁴² ɛ⁰，這爲前元音“子”尾能夠參與子變合音提供了絕佳的證據。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爲：子變合音時“子”尾韻母的音值是多元的，除 [u] 外，還有可能是 [əu/ʊ/o/ə/ɤ/ʉ/ɛ] 甚至 [ŋ/ẽ/ə] 等。

2.2.4 “兒”尾在吳語方言中同樣有前元音及鼻音，如何排除山西、河南這些前央元音及鼻音“子”尾是“兒”尾的可能性呢？

前文 1.1 節中曾做過交代，大部分有子變韻的方言中，兒化韻同子變韻都有明確的界限；1.3 節中也給出“子”尾弱化爲前央元音及鼻音的演變鏈條。以下再補充突出三點：

首先，在我們列舉的出現前央元音及鼻音“子”尾的方言中，以林州、忻州、絳縣、原平、翼城等地為例，一般都有兒化韻的出現，這些兒化韻母帶有捲舌特徵。同時這些地方“兒”的單字音（ər、ɿ）也都為捲舌音。舉例詳見〈表3〉：

〈表3〉林州、忻州等地“子”尾、兒化韻舉例

地點	“子”尾舉例	兒化韻舉例	“兒”單念
林州 姚村、陵陽	小雞子 tɕi ⁴² ɛ ⁰ 成年的雞 梯子 tʰi ⁴² ɛ ⁰	小雞兒 tɕi ⁴² ər ⁴² 小雞娃 弟兄倆 tʰi ⁴² ər ⁴⁴ liɔ ⁵³	ɿ
忻州	瓜子子 kua ³¹³ tsɿ ³¹³⁻⁴² tɔ ⁰ 甜瓜籽 蚊子 vən ³¹ tɔ ⁰	瓜子兒 kua ³¹³ tsər ³¹³ 瓜籽 蜂兒 fɛr ³¹³ 蜜蜂	ər
絳縣	桌子 pʰə ³¹⁻⁵³ ɣə ⁰ 罐子 kuə ⁵³ ɣə ⁰ 房子 fən ¹³ ɣə ⁰	(小)坡兒 p ^h ər ³¹⁻³¹¹ 罐兒 kuər ⁵³⁻⁵¹¹ (小)床兒 p ^h ər ¹³	ər
原平	粽子 tsuən ⁵³⁻⁵¹ ʔ ⁰ 櫟子 liən ²¹³ ɳ ⁰	村兒 tɕuər ²¹³ 明兒 miər ³³	ər
翼城	牙花子 xua ³³ ɳ ⁰ 小子 ɕiau ⁵⁵⁻³³ ɳ ⁰ 一對子 i ¹³⁻³⁵ tɕi ⁵¹ ɳ ⁰ 雙生兒 姘子 tɕi ⁵¹ ɳ ⁵¹⁻⁵⁵ ɳ ⁰	小娃兒 ɕiau ⁵⁵ uər ¹³ 鳥兒 niər ⁵⁵ 一對兒 i ¹³⁻³⁵ tɕi ⁵¹ 今兒個 tɕi ⁵¹ ɳ ³³ kɿ ⁰	ər

注：同一橫行“子”尾詞詞根基本韻母和兒化韻基本韻母相同。

這表明上述地點兒化韻母與單字音“兒”聯繫緊密，應係“兒”參與合音而成。語音上，ɛ、ə、ʔ、ɳ 等不具備捲舌特徵，不能與帶有捲舌特徵的兒化韻母銜接起來，基本排除了“子”尾是“兒”尾的可能。

其次，同一方言內兒化韻、“子”尾語法意義不同，也是區別二者很重要的因素。兒化具有小稱義，相對兒化而言“子”尾一般表大。如林州姚村“小雞兒” tɕi⁴² ər⁴² 指雞的幼體，“小雞子” tɕi⁴² ɛ⁰ 指成年的雞。兒化表示喜愛色彩，“子”尾帶有厭惡色彩。如湯陰“麵條兒” mian²¹ tʰiər⁴² 表示喜歡，願意吃；“麵條子” mian²¹ tʰiər⁴² tɔ⁰ 則帶有厭煩，不願吃的色彩。

另外，高平古寨、濟源等地非陽聲韻的鼻音子變韻母和兒化韻母的對立，也從側面說明參與合音的鼻音“子”尾並非“兒”尾。如：

高平古寨 子變韻母 əŋ (<ɿ əʔ), iŋ (<i iəʔ)；兒化韻母 ər (<ɿ əʔ), iər (<i iəʔ)
濟源 子變韻母 y:ŋ (<y yʔ)；兒化韻母 yɿ (<y yʔ)

2.3 合音過程中前字韻腹元音會受到“子”尾韻母的明顯影響。劉雪霞 (2006) 指出河南方言中的“子尾變韻”應該是後綴“子”與前字韻母相互影響發生的韻母的音變現象，但當時未作具體分析。

要瞭解子變韻的合音過程，或許可以借鑒魚虞韻的發展演變規律。魚虞韻元代爲 *iu，十七世紀末進一步單音化爲 y。李新魁先生 (1984) 將整個演化過程用公式表述爲：*iu → *yu → *yu → y，並解釋說當 u 這個圓唇元音的圓唇勢給了 i 的時候，i 便成了 y；i 成 y 之後，由 y 到 u 的舌位變化的動程進一步消失了——這中間也可能經歷過 u 的舌位從後部移向中部的階段。

子變韻生成過程中，“子”尾韻母對前字韻腹的影響，即：o、u 等會將 [+後] [+圓唇] 特徵傳遞給前者；ɤ、u 會將 [+後] [-圓唇] 特徵傳遞給前者。若“子”尾元音比前字韻腹元音高，有時也會帶動前字韻腹元音相應變高。以宕江攝字子變韻爲例，陽城、浚縣子變韻母韻腹要比對應基本韻母韻腹元音舌位高些，說明相對於基本韻母韻腹而言“子”尾要“高”；陵川、濟源、獲嘉等變韻韻腹相對於基本韻母韻腹變得靠後、圓唇些，說明“子”尾確有“後、圓”的特徵。見〈表 4〉：

〈表 4〉獲嘉、沁陽等地宕江攝子變韻對照表⁶

地點	本	Z	本	Z	本	Z
陽城	ãŋ	ẽ:ŋ	iãŋ	iẽ:ŋ	uãŋ	uẽ:ŋ
陵川	aŋ	õŋ	iaŋ	iõŋ	uaŋ	uõŋ
濟源	aŋ	õ	iaŋ	iõ	uaŋ	uõ
沁陽	Aŋ	ɒŋ	iAŋ	iɒŋ	uAŋ	uɒŋ
獲嘉	aŋ	õ	iaŋ	iõ	uaŋ	uõ
武陟	aŋ	õ	iaŋ	iõ	uaŋ	uõ
修武	aŋ	õ	iaŋ	iõ	uaŋ	uõ
浚縣	aŋ	æŋ	iaŋ	iæŋ	uaŋ	uæŋ

再以晉城話爲例，晉城話中子變韻母共 7 個：ɿ:ɤ (<ɿ ə? ʌ?) i:ɤ (<i iə?) u:ɤ (<u) y:ɤ (<yə?) a: (<ʌ?) i:a (<iʌ?) u:a (<uʌ? uə?) (侯精一 1985)

⁶ 獲嘉、沁陽等地宕江攝子變韻母不同於基本韻母（孟州話中宕江攝韻母沒有發現子變韻，現階段咸山攝子變韻母混入宕江攝基本韻母）。獲嘉、濟源主要元音是 /a/ 的鼻音韻母，以 an、aŋ 爲例，變韻後分別生成 ã/ã、õ。a/a、ɔ 圓展不同，這使我們推測與詞根 an、aŋ 發生子變合音的“子”尾元音的圓展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從 γ 、 i 、 u 形成的子變韻母 $\gamma\gamma$ 、 $i\gamma$ 、 $u\gamma$ 中可以看出參與合音的“子”尾是“ γ ”，同樣 γ [+後] [-圓唇] 特徵在 $\Lambda?$ 、 $i\Lambda?$ 、 $u\Lambda?$ 等形成的子變韻母 $a:$ 、 $i:a$ 、 $u:a$ 韻腹中也能體現出來。

不過單獨的高元音韻母 i 、 i 、 u 、 y 子變演變上，音值並未受“子”尾元音特徵的影響。 i 、 i 、 u 、 y 韻母和“子”尾合音成子變韻後，“子”尾處在韻尾位置， i 、 i 、 u 、 y 未發生改變。⁷ 見〈表 5〉：

〈表 5〉晉城、武陟等地 i 、 i 、 u 、 y 子變韻對照表

	晉城	陽城	沁陽	夏縣	濟源	獲嘉	武陟	浚縣	鄭州	孟州
i 的子變韻	$i:\gamma$	$i:\omega$	$i:\omega$	$i:$	$i\omega$	$i\omega$	$i\omega$	$i\omega$	ou	ω
i 的子變韻	$i:\gamma$	$i:u$	$i:\omega$	$i:$	$i:u$	$i:\omega$	$i:u$	$i:au$	$i\omega$	$i\omega$
u 的子變韻	$u:\gamma$		$uo/u:\omega$ 少	$u:$			$u:$	u	$u\omega$	
y 的子變韻			$y:\omega/y:\omega$ 少	$y:\omega$	$y:\eta$	yu	yu	y	you	

2.4 同一方言內的子變韻母也可能是由不同“子”尾韻母合音形成的。岐山話中基本韻母“ i ”有 $i:\omega$ 和 $i:u$ 兩種子變韻母形式，只是後者數量太少。如：李^Z $li:\omega$ 、蟻^Z $tei:\omega$ 、起^Z $tehi:\omega$ 、椅^Z $i:u$ 。以下列舉沁陽城關、孟州南莊比較明顯的例子，並拿濟源、博愛方言作對比，詳見〈表 6〉：

〈表 6〉沁陽、孟州同一方言內變韻韻母對比舉例

地點	本	Z	本	Z	附注
沁陽城關	i	雞 ^Z $tei:\omega$ ⁴⁴	$\gamma\epsilon$	洋車 ^Z $\tau^h\gamma$ ⁴⁴	“-子”韻母圓、展唇不同
孟州南莊	i	雞 ^Z $tei\omega$ ²⁴	$\gamma\omega$	紡花車 ^Z $\tau^h\gamma$ ²⁴	
濟源	i	雞 ^Z $tei:u$ ⁴⁴	ω	洋車 ^Z $\tau^h\omega$ ⁴⁴	“-子”韻母圓唇
博愛	i	雞 ^Z $tei:\omega$ ⁴⁴	$\gamma\gamma$	車 ^Z $\tau^h\gamma:\omega$ ⁴⁴	

⁷ 對於“單獨的高元音韻母其音質在合音過程中沒有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合音起初，單元音詞根韻母保留兩個時間格長度，後接弱化為一個時間格的“子”尾元音，如： $i:\gamma$ 晉城、 $i:u$ 濟源、 $y:\omega$ 沁陽、 $a:\omega$ 長垣。此時韻尾對長元音韻腹基本上沒有影響。其後，隨著子變韻的衰變長元音變短：舌尖元音 i 逐漸消失，如： $i:\omega$ 沁陽 > $i\omega$ 武陟 > ω 孟州； i 、 u 、 y 則逐漸由韻腹淪為介音，如： $i:u$ 濟源/ $i\omega$ 獲嘉 > $i\omega$ 孟州；低元音與韻尾易發生中和音變，如： $a:\omega$ 長垣 > ω 獲嘉。與低元音相比，高元音與聲母關係較為密切（不少語言學家把介音歸入音首，如：端木三、王志潔等（參楊春生 2006）），因此受韻尾的影響相對較小，音值未發生改變。與上述情況有些不同，夏縣方言中變韻在經歷單元音詞根後接弱化“子”尾變化後（如 $y:\omega$ ）， ω （尚未對詞根韻腹產生影響）進一步弱化掉，而僅保留其音長，這使得變韻從音長上與單元音基本韻母保持差異，音值一致，如變韻 $u:$ 與基本韻母 u 。

沁陽城關、孟州南莊話中 i 的變韻 i:u/iəu 可能為“子”尾 u 參與合音所致，而 ɿ/ɿə 變韻 ɿ/ɿ 可能為“子”尾 ɿ/u 參與合音所致。以上二者與濟源、博愛對比正好說明這一點。“茄^Z”在沁陽城關讀為 tɕʰi:ɿ，孟州田寺讀為 tɕʰiɿ，同樣印證了同一方言內部子變韻合音不光有 u 合音同時可能出現 ɿ/u 合音。

衛輝拴馬話目前還存在弱化“子”尾，應該說是處於“子”尾末接近變韻的階段，“子”尾讀音的差異已經顯現出來，如：（前字不標調值）

兔子 tʰu ɿ⁰ (小)舅子 tɕiu ɿ⁰ 蠅子 iŋ ɿ⁰ 筷子 kʰuai a⁰ 椅子 i ou⁰ ⁸

2.5 子變韻在發展過程中很可能經歷過部分相近變韻之間的合併。下面列舉獲嘉、濟源部分基本韻同子變韻之間的對應關係，見〈表 7〉：

〈表 7〉獲嘉、濟源部分基本韻同子變韻之間的對應關係列表

獲嘉								濟源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a	ɔ	ia	iɔ	ua	uɔ			a	ɔ	ia	iɔ	ua	uɔ		
au	ɔ	iau	iɔ					au	ɔ	iau	iɔ				
ɿ	o			uɿ	uo			ə	ɔ	iə	iɔ	uə	uɔ	yə	yɔ
aʔ	o			uaʔ	uo	yaʔ	yo								
ɛʔ	o	iɛʔ	io			yɛʔ	yo	ɛʔ	ɔ	iɛʔ	iɔ	uɛʔ	uɔ	yɛʔ	yɔ
		iɛ	io			yɛ	yo								
		ai	io							ai	iɔ			uai	yɔ

以開口呼基本韻母為例，獲嘉話基本韻母 a、au 對應子變韻母 ɔ，ɿ、aʔ、ɛʔ 對應子變韻母 o；濟源則是 a、au、ə、ɛʔ 對應子變韻母 ɔ。很明顯濟源話子變韻已經經歷過 o 向 ɔ 的歸併的過程。這種變化目前正在焦作方言老新派子變韻差異中生動體現出來。見〈表 8〉：

⁸ 見陳衛恒 (2011)。

〈表 8〉焦作方言新老派變韻差異舉例（程敏敏 2007）

老派		新派	
本	Z	本	Z
a ɔ ɐ ɿ ʅ	o	ɔ	ɔ
y iɛ iɛ ia iɛ ia iɔ	io	y iɛ ia iɛ ia iɔ	iɔ
a ɔ u uə uɑ	uo	u uə uɑ	uɔ
yɛ yə yɐ	yo	yɐ	yɔ

不僅如此，焦作方言中變韻後的 o，老新派中均呈現 o > ɔ 的變化，如：i:ou > iou、əo > əɔ（程敏敏 2007）。

2.6 不少方言中的子變韻母經歷過“ɔ > au”的發展過程。我們觀察，獲嘉、濟源基本上都存在基本韻與子變韻的對立關係，如基本韻母 au 與子變韻母 ɔ 的對立，基本韻母 ɿ/ə 與子變韻母 o/ɔ 的對立。鄭州等地方言情況有些不同，下面請看鄭州方言子變韻母和基本韻母的對應關係（盧甲文 1992:23-24，盧甲文、郭小武 1998:85-87）：

au (< a o ɿ ʅ ɐ au) 鞋拔^Z pau⁴² < pa⁴² 雞脖^Z pau⁴² < po⁴² 菜盒^Z xau⁴² < xɿ⁴²
存摺^Z tɕau²⁴ < tɕɿ²⁴ 帽^Z mau³¹² < mau³¹² ⁹

⁹ 鄭州話中“帽^Z mau³¹²、小^Z siau⁵³”，今子變音與單字音相同，單從鄭州話目前語音共時層面看無法區分。辛永芬 (2006) 把與基本韻母形式相同的變韻稱為零形式變韻。零形式變韻主要根據周邊方言的對當形式來大致判斷，有時還能依據其語法功能判定，目前沒有其他更加有效的辦法。從鄭州周邊新鄉、開封、修武、獲嘉等地變韻的使用情況看，“帽、小”一般都有子變韻，並與基本韻母存在差異，如新鄉“帽^Z mɔ（基本韻母為 aɔ）、“小^Z eiɔ（基本韻母為 iaɔ）。從語法功能看，子變韻是名詞化標記。鄭州話中“狗黑^Z ɕiou²⁴、“傻^Z ɕau⁵³、“癩^Z tɕʰyau⁴²等，子變韻母不同於基本韻母，都是形容詞變韻後作名詞。以此類推，“小”為形容詞，它作名詞表達“男孩兒”的意思也應為子變韻（若為兒化韻，則韻母為捲舌音 iaur）。目前豫北部分方言中還能看出 au、iau 類基本韻母零形式變韻的形成過程。武陟話中，牛順心 2008 年調查 a、o、ɿ、au、əʔ、ʌʔ 的子變韻母為 ɔ（調查地木城鎮、城關鎮，二者同為縣城，發音人年齡 64、67 歲）；筆者 2012 年調查（調查地城關鎮，發音人年齡 62 歲）發現目前武陟方言中子變韻母存在“ɔ（如：襪^Z，基本韻母為 a）> aɔ（如：礫^Z，基本韻母為 ʌʔ）= 操”、“i:ɔ（如：一捏^Z，基本韻母為 iɐʔ）> iaɔ（如：發瘡^Z，基本韻母為 iaʔ）= 腰”的音變，基本韻母 aɔ、iaɔ（牛順心記作 au、iau）沒有發現形式不同於自身的子變韻母。把牛順心與筆者的調查結論相對比，正可以發現“基本韻母 aɔ、iaɔ 零形式變韻”的形成過程。目前新鄉市李村子變韻母也正經歷“iɔ（如：豆芽^Z，基本韻母為 ia）> iaɔ（如：一大家^Z，基本韻母為 ia）= 交”的動態演變過程。鄭州話中基本韻母 au、iau 零形式變韻的形成過程與上述一樣，因此列入子變韻。

iau (< ia iɛ iau ai)	豆芽 ^Z iau ⁴² < ia ⁴² 紫茄 ^Z tɕ ^h iau ⁴² < tɕ ^h iɛ ⁴²
	小 ^Z 男孩兒 siau ⁵³ < siau ⁵³
	褲腰帶 ^Z tiaui ³¹² < tai ³¹²
uau (< ua uo)	雞爪 ^Z tɕuau ⁵³ < tɕua ⁵³ 騾 ^Z luau ⁴² < luo ⁴²
yau (< yɛ yo uai)	茺 ^Z ɕyau ⁴² < ɕyɛ ⁴² 豆角 ^Z tɕyau ²⁴ < tɕyo ²⁴
	筷 ^Z tɕ ^h yau ³¹² < k ^h uai ³¹²

以開口呼韻母為例，鄭州話中基本韻母 a、o、ɤ、ɿ、au 對應子變韻母 au，基本韻母 au、子變韻母 au 二者對立消失。

由獲嘉、濟源基本韻母 au 與子變韻母 ɔ 保持對立到鄭州話中基本韻母 au 與子變韻母 au 對立消失，這反映出一種事實，即鄭州話子變韻的發展階段要高於獲嘉、濟源。筆者認為鄭州話中的子變韻母，實質上是獲嘉、濟源變韻又經歷了一個“ɔ > au”的發展過程，¹⁰ 這個過程可能是方言系統內部的類推拉平過程。類推拉平就是用一種規則化的結構模式去削平不規則的舊山頭，以期建立整齊、劃一的規則（徐通鏘 1991:166）。也就是說從基本韻母 au、iau 類推，使子變韻母 ɔ、io、uo、yo 變作 au、iau、uau、yau。對晉語周邊地帶或官話方言中變韻的構擬時應該考慮這個過程。如：

a + “子”尾 > ... > ɔ 獲嘉、濟源 > au 鄭州、淇縣（類推拉平）
iɛ + “子”尾 > ... > io 獲嘉 > io 濟源（變韻的歸併）> iau 鄭州、淇縣（類推拉平）
uɤ/uə + “子”尾 > ... > uo 獲嘉 > uo 濟源（變韻的歸併）> uau 鄭州、淇縣（類推拉平）

2.7 在構擬生成子變韻母的基本韻母時，不能完全按照目前方言尤其是官話方言中基本韻母的格局。官話區基本韻母發展較快，且入聲韻已經消失，相對而言晉語則具有明顯優勢。其實變韻的核心地帶正是變韻種類、數量（包括子變韻、D 變韻和疊字變韻）較多的地區。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將沁陽、濟源、獲嘉、新鄉等地稱為核心地帶是不為過的。

2.8 近年來子變韻的材料被越來越多的發掘出來，除豫北、晉南外，山東博山、陝西太白、岐山一帶均有發現（陳寧 2006，韓承紅 2010）。學界提到子變韻

¹⁰ 開封縣緊鄰開封市區，屬中原官話區。開封縣話中基本韻母 au、ou 的子變韻母今為 ɔ，如熬^Z ɔ、泡^Z p^hɔ、帽^Z mɔ、豆^Z tɔ、簍^Z lɔ，說明官話區方言基本韻母 au 的子變韻母經歷過“ɔ”階段，這為我們的論斷——鄭州話中的子變韻母經歷過“ɔ > au”的發展過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時，大多認為其形成應該與山西移民的因素有關（王福堂 1999:151，陳寧 2006，韓承紅 2010 等）。基於此而把子變韻形成的策源地看做晉南，這本無可厚非。不過認為豫北變韻的形成同樣完全是移民所致，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3. 孟州方言的子變韻母

下文主要描寫孟州南莊鎮方言中的子變韻，附帶說明城關鎮方言的子變韻情況。

3.1 為便於分析說明，先介紹一下南莊方言的聲韻調系統。

3.1.1 聲母 24 個

p 北別步	p ^h 怕盤普	m 抹門秒	f 飛馮符	v 襪聞網
t 到地東	t ^h 他提同	n 難女年		l 來連呂
ts 糟爭祖	ts ^h 擦餐從		s 尋生蘇	
tʂ 織蒸主	tʂ ^h 車唱船		ʂ 扇聲書	ʐ 日認軟
tɕ 結精倦	tɕ ^h 旗秋窮		ɕ 鞋修旋	
k 蓋敢規	k ^h 磕坑葵		x 花會紅	ɣ 襖安硬
∅ 倪虐忘				

3.1.2 基本韻母 44 個

ɿ 治恥食濕		ʊ 豬除書輸	
ɿ 資支伺時	i 比地急衣	u 步毒哭燭	y 女驢菊遇
a 爬大擦傻	ia 家 <u>卡</u> 夏壓	ua 抓耍刮跨	
ʷæ ^a 拌壇殘寒	iæ ^a 遍練錢鹽	u ^ʷ æ ^a 段算灌完	yæ ^a 倦全旋院
ʷɛ 膽側搨格	iɛ 偏點獵姐	u ^ʷ ɛ 短酸歡國	yɛ 捐權靴月
ɤ 薄蟄個訛	iɤ 掠腳學藥	uɤ 烙搓過臥	yɤ 略覺削虐
u 圪圪黑			
ɿə 遮車蛇熱		ɿə 桌說	
æe 白胎菜改	iæe 崖	uæe 揣拐懷歪	

ei	杯新深恨	iei	金沁信印	uei	嫩貴昆魂	yei	軍群熏暈
ɔo	飽到少號	ioo	瓢條澆咬				
əu	樓愁綢牛	iəu	六酒球有				
ʌŋ	忙黨唱康	iʌŋ	良講槍向	uʌŋ	裝床光晃		
əŋ	棚蒸秤庚	iŋ	靈精請星	uŋ	東籠汞橫	yŋ	壘棕窮胸
ɣ	武霧無						
ɿ	兒耳二						

說明：

- (1) ${}^w\epsilon$ iɛ u ${}^w\epsilon$ yɛ 中 ϵ 的實際音值偏央、偏低。咸山攝韻母今陰平、上聲字中讀 ${}^w\epsilon$ iɛ u ${}^w\epsilon$ yɛ，今陽平、去聲字中讀 ${}^w\alpha^a$ i α^a u ${}^w\alpha^a$ y α^a 。
- (2) ɣ 拼 p p^h m 略帶 u 介音，實際音值是 ${}^w\gamma$ ；uɣ yɣ 中 ɣ 的音值介於展唇、圓唇之間。
- (3) 今去聲字、入聲字中韻腹元音普遍稍低、靠後些。

3.1.3 單字調 5 個

陰平 [24]	高安傷初天桌	陽平 [52]	陳徐人文白局
上聲 [55]	古走口好五老	去聲 [212]	唱醉漢大岸飯
入聲 [21]	竹筆一黑月麥		

3.2 孟州方言中大部分子變韻母容易辨識，如：“鼻^Z、雞^Z” iəu、“篩^Z、孩^Z” ioo、“單^Z、邊^Z” iʌŋ 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呈零碎分布不易發現的變韻，如：鋤^Z tɕ^hu⁵²、紡花車^Z tɕ^hɿ²⁴ 等。

3.2.1 子變韻舉例（一併羅列城關話中不同於南莊話的子變韻母，劃橫線部分為城關鎮讀法，下同）：

[u]	鋤 ^Z tɕ ^h u ⁵²	柱 ^Z tɕu ²¹²	錐 ^Z tɕu ²⁴ 中青年
[ɿ]	紡花車 ^Z tɕ ^h ɿ ²⁴	勻 ^Z ɣɿ ⁵²	
[iɿ]	蠍 ^Z ɕiɿ ²¹ (ɕia ²¹ 南莊下口)		
[yɿ]	屎橛 ^Z tɕyɿ ⁵²	癩 ^Z tɕ ^h yɿ ⁵²	月 ^Z 人坐月子的人 yɿ ²¹
[əu]	柿 ^Z səu ²¹²	獅 ^Z səu ²⁴	圪絲 ^Z səu ²⁴ 侄兒 ^Z ləu ⁵²⁻²¹²
[iəu]	鼻 ^Z piəu ⁵²	籠算 ^Z 籠屈 piəu ²¹²	一披 ^Z 量詞，一塊 p ^h iəu ²⁴ 眼皮 ^Z p ^h iəu ⁵²

- 鞋底^Z tiəu⁵⁵ 梯^Z tʰiəu²⁴ 蹄^Z tʰiəu⁵² 李^Z liəu⁵⁵/miəu⁵⁵ 毛栗^Z liəu²⁴
 貓狸^Z liəu⁵² 雞^Z tɕiəu²⁴ 蟻^Z tɕiəu⁵⁵ 織布機^Z tɕiəu²⁴
 小椅^Z iəu⁵⁵ | 被^Z piəu²¹² 妹^Z miəu²¹² 熱痲^Z vi:əu²¹² 老/piəu²¹² 新
- [uəu] 錐^Z tɕuəu²⁴ 老
 [uiəu/uiəu] 葦^Z uiəu⁵⁵ 老/uiəu⁵⁵ 新 痿^Z 腿殘疾坐著向前移動的人 uiəu⁵² 錐^Z tɕuiəu²⁴ 老
[uei:əu] 葦^Z uei:əu⁵⁵
 [ɔo] 一沓^Z紙 tɔo²⁴
 [iɔo] 篩^Z eiɔo²⁴ 孩^Z xiɔo⁵² 雞毛撻^Z tiɔo⁵⁵ | 筷^Z kʰiɔo²¹² | 茄^Z tɕʰiɔo⁵²
 一圪戳^Z tɕeiɔo⁵² 木屑^Z兒 eiɔor²⁴ | 榆錢^Z兒 ye⁵² tɕʰiɔor⁵²⁻²¹²
- [ʌŋ] 單^Z tʌŋ²⁴ 雞毛撻^Z tʌŋ⁵⁵ 荆籃^Z lʌŋ⁵² 憨^Z 傻子 xʌŋ²⁴
漢^Z 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貶稱 xʌŋ²¹² 庵^Z ɣʌŋ²⁴
 [iʌŋ] 單^Z tiʌŋ²⁴ 毛毯^Z tʰiʌŋ⁵⁵ 牛橛^Z牛軛 kiʌŋ²¹ 漢^Z xiʌŋ²¹² 憨^Z xiʌŋ²⁴
 庵^Z ɣiʌŋ²⁴ | 鞭^Z piʌŋ²⁴ 灘邊^Z piʌŋ²⁴ 一遍^Z piʌŋ²¹² 辯^Z piʌŋ²¹²
 一片^Z pʰiʌŋ⁵⁵ 媳婦片^Z pʰiʌŋ²¹² 現面^Z話 miʌŋ²¹² 門簾^Z liʌŋ⁵²
 老虎鉗^Z tɕʰiʌŋ⁵² 剪^Z tɕiʌŋ⁵⁵ 老趼^Z tɕiʌŋ⁵⁵
 花哨點^Z 一會出這點子，一會出那點子的人 tiʌŋ⁵⁵ 大屁股眼^Z猴 iʌŋ⁵⁵
- [uʌŋ] 緞^Z tuʌŋ²¹² 油罐^Z臉 kuʌŋ²¹²
 [ɣʌŋ] 緞^Z tɣʌŋ²¹² | 餃子餡^Z ɕɣʌŋ²¹² 一卷^Z紙 tɕɣʌŋ⁵⁵ 一圈^Z tɕʰɣʌŋ²⁴
 [iŋ] 草蚊^Z viŋ⁵² (洗臉盆^Z pʰiŋ⁵² 南莊村不說) | 姪^Z tɕiŋ²¹² 藥引^Z iŋ⁵⁵ 銀^Z iŋ⁵²
 [ɣŋ] 妞^Z nyŋ²⁴ | 棍^Z kyŋ²¹² 石滾^Z kyŋ²¹² 孫^Z syŋ²⁴/ɕyŋ²⁴

3.2.2 子變韻和基本韻的對應關係 (子變韻母 < 基本韻母)

u (< ʉ uei)	ɿ (< ʌə)	iɿ (< iɛ)	yɿ (< yɛ)
əu (< ɿ ʌ)	iəu (< i ei)	uəu (< uei)	uiəu/uiəu (< uei) <u>uei:əu (< uei)</u>
ɔo (< a)	iɔo (< æ uæ iɛ iæ ^a)		
<u>ʌŋ (< ʌ̃n)</u>	iʌŋ (< ^ʷ ɛ/ ^ʷ æ ^a iɛ/iæ ^a / <u>iʌ̃n</u>)	<u>uʌŋ (< uʌ̃n)</u>	ɣʌŋ (< u ^ʷ æ ^a yæ ^a)
iŋ (< ei iei)	ɣŋ (< iəu uei)		

效攝字可能存在零形式變韻，但事實上已經不能鑒別，故不在對應關係中列出，下文 4.5 節中詳細分析說明。大部分子變韻母與基本韻母形式相同，如：əu、iəu、ɔo、iɔo、yɿ、ʌŋ、iʌŋ、uʌŋ、iŋ、ɣŋ。

3.2.3 孟州方言子變韻母的特點

(1) 子變韻母韻尾大多呈現出 [+後] [+高/半高] 的特點。

(2) 調值變韻時一般不發生改變（發生連讀變調除外，如“侄兒^Z tɕɿ⁵² ləu⁵²⁻²¹²）。如：獅 sɿ²⁴ → 獅^Z səu²⁴，孩 xæe⁵² → 孩^Z xio⁵²，李 li⁵⁵ → 李^Z liəu⁵⁵，被 pei²¹² → 被^Z piəu²¹²。

(3) 變韻帶來一些新的聲韻拼合規律。雙唇音 p、p^h、m、舌尖中音 t、t^h 不能與基本韻母 iəu、iɿŋ 相拼，但可以與子變韻母 iəu、iɿŋ 相拼，如：鞭^Z piɿŋ²⁴；舌根音 x、ɣ 不能和齊齒呼基本韻母相拼，但可以與子變韻母 iɿŋ、io⁵² 相拼，如：孩^Z xio⁵²。

(4) 子變韻母一般不能再兒化，但也有例外。如：小剪^Z兒 ɕio⁵² tɕiɿ⁵⁵ ≠ 小繭兒 ɕio⁵² tɕiɿ⁵⁵；簾^Z兒 liɿ⁵² ≠ 蓮兒 liɿ⁵²；榆錢^Z兒 yɕ⁵² tɕiɿ⁵²⁻²¹² ≠ 月錢兒 yɕ²¹ tɕiɿ⁰。¹¹

(5) 有幾個變韻還同分音詞聯繫起來。如：殼^Z兒 > 珂摟兒 k^hu²¹ ləu²⁴；稈^Z > 圪擋玉米杆 ku²¹ tɿŋ⁵⁵。¹²

(6) “李椅鉗”等的子變音與“柳有強”等的單字音完全相同。如：李^Z = 柳 liəu⁵⁵，椅^Z = 有 iəu⁵⁵，雞^Z = 揪 tɕiəu²⁴，柿^Z = 瘦 səu²¹²，茄^Z = 橋 tɕiəu⁵²，鉗^Z = 強 tɕiɿŋ⁵²，簾^Z = 良 liɿŋ⁵²，眼^Z = 氧 iɿŋ⁵⁵，矜^Z = 靜 tɕiŋ²¹²，兒^Z侄 ~ = 漏 ləu²¹²。

(7) 孟州處於子變韻分布的邊緣地帶，方言中子變韻數量不多，遠遠少於鄰近的獲嘉、濟源、沁陽，且有逐漸消失的傾向，“毬^Z”、“餡^Z”、“緞^Z”、“棍^Z”、“眼^Z”、“皮^Z”、“孫^Z”、“銀^Z”等在年輕人群中已經不再使用。

(8) 孟州方言中咸山攝及臻攝字存在子變音。如：“鞭^Z piɿŋ²⁴”、“眼^Z iɿŋ⁵⁵”、“鉗^Z tɕiɿŋ⁵²”、“藥引^Z iŋ⁵⁵”。鄭州、開封、淇縣、滎陽等地咸山臻攝字沒有子變音。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9) 部分子變韻只在特定範圍內使用，如：“獅^Z”指人裝扮的獅子（同樣見於鄭州方言中）或門墩上刻的獅子，“單^Z”指床單，“簾^Z”用來指門簾，“棍^Z”是指愛打架、別人惹不起的大混混，“漢^Z”指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庵^Z”指地裡搭的小三角棚子。部分子變音只能用於能表露“不喜歡、厭惡”語境的句子中，如：“咕咕點^Z壞點子”，“你過來那一邊^Z你站到一邊不要再整了”，“那人眼皮^Z往上翻”，“你耍一遍^Z一遍^Z□væ^{a52}你不要說了一遍又一遍”。還有些現

¹¹ 韻母 ɿŋ、iɿŋ、io⁵² 的兒化韻分別為 ɿr、iɿr、ior，如箱兒 ɕiɿr²⁴、涼涼兒 liɿŋ⁵²liɿr⁵²⁻²⁴、俏兒 tɕiɿr²¹²。

¹² “殼^Z”濟源讀 k^hɔ，獲嘉讀 k^ho。“玉米秸稈”在新安、新鄭等地說“稈兒”kɕr。

在一般作詈詞使用的，如：“暈頭雞^Z做事沒譜的人”。¹³

3.3 與孟州有關的子變韻分布說明

關於豫北子變韻的分布問題我們想補充一點。吳會娟 (2007) 報導洛陽吉利區存在子變韻。陳衛恒 (2010) 根據賀巍先生 (1984, 1993) 等的調查情況認定，1978 年以前的洛陽方言沒有子變韻，但今洛陽市吉利區方言有子變韻。¹⁴ 陳先生其實沒有交代清楚。吉利區原主要為孟縣（今孟州）吉利公社，1978 年因建造煉油廠的需要被劃入洛陽市管轄。地理位置上吉利位於孟州西南部，黃河天險將之與洛陽市原有轄區孟津縣隔開。重要的是吉利位於黃河以北地區（緊鄰黃河），從這裡過黃河經孟津縣才能到達洛陽市區。洛陽吉利區的子變韻其實就是孟州方言中的子變韻，子變韻的分布在此處並未跨過黃河以南地區。

4. 孟州方言子變韻形成過程構擬

構擬不等於重現。對於歷史上已經完成的變音過程，我們不可能準確還原其每一個音值，而只能是根據方言中現有的一些事實，把握其發展演變的大致規律。

對子變韻形成過程的構擬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問題：(1) 合音時的基本韻母音值；(2) 合音時“子”尾韻母音值；(3) 合音過程中“子”尾韻母對前字韻腹元音的影響；(4) 有無相近地區子變形式的證據支持。後 3 點，前文第 2 節中已有涉及，這裡談一下合音時的基本韻母音值問題。合音時部分基本韻母可能並不像方言中現有的基本韻母，而是先於現有基本韻母的某種形式，我們管它叫“早期形式”。如果這樣，那麼目前的某些基本韻母和子變韻就沒有直接的生成關係（王福堂 1999:144）。有鑒於此，牛順心 (2008) 認為武陟等地後鼻韻尾的子變韻（如： $\tilde{a}:\eta$ ）並不是在鼻化的基本韻母（如： \tilde{a} ）上形成的，而是在前鼻韻尾的基礎上形成的，只是由於基本韻母的發展速度較快才導致了今天方言中鼻化的基本

¹³ 另外，滎陽廣武方言中子變表示大稱、惡稱，與兒化詞表小稱、愛稱形成對立（王森 1998）。鄒妍 (2010) 談到湘語、贛語部分方言中詞尾“子”“唧”時，也指出“子”一般表達憎惡、鄙視等感情色彩，而“唧”一般表達親切、喜愛等感情色彩。最明顯的是一個詞帶“子”表消極意義，而加上“唧”後卻表達喜愛的感情色彩，如“臭崽子”與“臭崽子唧”。這對證明子變韻係“子”尾參與合音也有一定作用。

¹⁴ 陳衛恒先生 (2010) 認為王洪君先生 (2004) 引說洛陽只有 8 個子變韻： $au/iau/uau/yau/ou/iou/uou/you$ ，“洛陽”應作“原陽”。蒙王先生告知“洛陽”應該是“鄭州”。

韻母與後鼻韻尾的子變韻相對應的局面。當然“早期形式”的準確音值是不好把握的，鑒於此我們構擬出的基本韻母“早期形式”只需要注意以下三點：(1)“早期形式”大體上要有利於變韻的形成說明；(2)“早期形式”到今基本韻母的發展要符合語音演變的基本規律；(3)“早期形式”最好能在臨近的方言中找到存在依據。如孟州南莊話中咸山攝開口一等韻基本韻母今讀^uɛ/^uæ^a，對應的子變韻母讀iɛŋ。今基本韻母沒有鼻音，可是子變韻母卻帶有鼻音，很明顯基本韻母的“早期形式”應該是帶有鼻尾或鼻化音的韻母。有鑒於獲嘉、濟源方言中基本韻母的形式是an，且鼻化韻後“子”尾形成鼻化音的比例相對較小（參看山東淄川話中“子”尾情況），因此我們把^uɛ/^uæ^a的“早期形式”擬作*^uan。接下來我們將具體構擬孟州方言子變韻形成過程。

4.1 əu 的形成

孟州方言中的子變韻母 əu，如柿^Z səu²¹²、獅^Z səu²⁴，分別對應於晉南陽城、晉城話的 i:ɔ、ɿ:ɿ（晉城合音時用 ɿ），豫北濟源、獲嘉、浚縣話的 iəu、iəu、iəu。相對於孟州而言，陽城、晉城等地多出 i:，濟源、獲嘉、浚縣等地多出 i 音。這樣看來，孟州方言中子變韻母 əu 的形成應該是：經歷長音階段，失掉長音，進一步弱化並脫落掉韻母中的 i，與單字音同模。這同王洪君先生(2004)關於豫北子變韻的發展途徑的論述是一致的。至此，擬定 əu 的形成過程大致是：

（柿^Z）i + u（實際音值比 u 低些）> i:ɔ 博愛 > iəu 獲嘉 > əu 孟州¹⁵

4.2 iəu、uiəu/wiəu 的形成

(1) i 類、ei 類韻母子變韻的發展構擬

i 類韻母變韻的構擬較為簡單，（鼻^Z、底^Z）i + u > i:u 濟源/i:ou 獲嘉 > iəu 孟州。要弄清楚 ei 類變韻形成始末，有必要比較下表各點材料。

¹⁵ 孟州方言中“兒”單字音讀 i，子變後讀 iəu，“兒”發生子變的過程可能是“[i + u > *i:u > *iəu > iəu]”。

〈表 9〉濟源、浚縣等地 i 類、ei 類韻母子變韻對照表

地點		濟源	獲嘉	武陟	鄭州	孟州	運城三里路	浚縣	沁陽西王召
i 類	本	i	i	i	i	i	i	i	i
	Z	i:u	i:ou	i:u	iou	iou	i:əu	i:au	i:u
ei 類	本	əi	ei	ei	ei	ei	ei	ei	ei
	Z	i:u	i:ou	i:u	iou	iou	e:əu	ɛu	ei:u

表中顯示，濟源、獲嘉、鄭州、孟州等處，i 類和 ei 類韻母子變韻母相同，運城、浚縣、沁陽西王召等處不同。王福堂 (1999:146)、王洪君 (1999:223-224) 兩位先生認為：ei 類子變韻 i:u/i:ou 前面的 i 可能由前中元音韻腹引發顎化滋生所致。¹⁶ 可是運城、浚縣為什麼沒有這種變化呢？這就需要弄清 ei 類韻母的來源。ei 類韻母主要來自蟹合一幫組、蟹止合三非組、及止開三幫組部分字。蟹合一幫組《中原音韻》時代讀入齊微韻合口 *ui/*uei 中，現在讀 ei。止開三幫組部分字《中原音韻》時代讀入齊微韻開口 *i 中，如：疲比庇篋彌，現在讀 i；部分字讀入齊微韻合口 *ui/*uei 中，如：碑卑悲彼鄙避披皮被婢臂丕備糜眉媚媚美寐，現在多讀 ei，少數讀 i。蟹止合三非組有些分歧，《中原音韻》時代楊耐思、李新魁先生擬作 *i，寧繼福先生擬作 *ui，現在方言中讀音也有分歧（楊耐思 1981:92-102，李新魁 1983:141-146，寧繼福 1985:30-39）。詳見〈表 10〉：

〈表 10〉“杯、碑、疲、廢、微”等字《中原音韻》擬音與現代方言實際音值對照

音韻地位	例字	《中原音韻》擬音				現代方言			
		寧氏	楊氏	李氏	洛陽	開封	獲嘉	孟州	北京
蟹合一幫組	杯坯輩佩梅妹	*ui	*uei	*uei	ei	ei	ei	ei	ei/(i)
止開三幫組	(1) 碑卑悲彼鄙避 披皮被婢臂丕 備糜眉媚媚美寐	*ui	*uei	*uei	ei/(i)	ei/(i)	ei/(i)	ei/(i)	ei/(i)
	(2) 疲脾比庇篋彌	*i	*i	*i	i	i	i	i	i
蟹止合三非組	(1) 廢肺妃痲	*ui	*i	*i	i	i	ei	ei	ei
	(2) 微尾未味 [#]	*ui	*i	*i	i	uei [*]	uei [*]	ei	uei

注：(i) 表示 i 音少；[#]此組只有止合三微母字；^{*}uei 為零聲母。

¹⁶ 據王福堂、王洪君兩位先生研究韻腹主要元音為前中元音，便具有引發顎化滋生 i 介音的可能。因此 e:u 可以變作 ie:u。王洪君先生 (1999:223) 對獲嘉方言 ei 類變韻的形成推斷是：ei + u > *e:u > *ie:u > i:ou 或 i + u > i:ou。

蟹合一幫組、止開三幫組 (2) 顯示：《中原音韻》擬音 $*ui/*uei$ 對應現代方言 ei ， $*i$ 對應現代方言 i 。楊氏、李氏的擬音與現在洛陽等地方言基本一致；寧氏的擬音則與孟州等地基本一致。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我們不認為存在 $*i > ei$ 的音變，而只承認 $*ui/uei > ei$ 的音變。因為如果承認前者則止開三幫組 (1) 就會發生 $*ui > i > ei$ 的變化，這與止開三幫組 (2) 沒有發生 $*i > ei$ 的變化的事實不符。

蟹止合三非組 (1) (2) 的對比使我們認識到，開封蟹止合三非組 (1) 經歷了 $*ui > i$ 的演變，(2) 經歷了 $*ui > uei$ 的演變；蟹止合三非組 (1)(2) 洛陽則經歷了 $*ui > i$ 的演變，北京、獲嘉、孟州都處於 $*ui > uei > ei$ 的演變鏈上。止開三幫組 (1) 多數經歷了 $*ui > uei > ei$ 的變化，少數經歷了 $*ui > i$ 的演變。基於此我們認為寧氏的擬音更好一些，因為它便於說明京、洛、開、獲、孟等地的一攬子問題。《西儒耳目資》也可以證實這一點。唇音字“u”介音一直保存到《西儒耳目資》的時代，該書中齊微韻之合口仍念 ui ，唇音字念 uei 和 ui ， uei 正是 ui 向 ei 的過渡（李新魁 1983:96, 146）。

事實上，運城、浹縣 ei 類變韻 $e:əu$ 、 $ɛu$ 出現的時間要靠後一些，而且是以 ei 為基礎生成；濟源、獲嘉等地 ei 類變韻 $i:u/i:ou$ 出現的時間則相對較早，是以 $*ui$ 為基礎生成。構擬如下：

（被^Z、妹^Z） $*ui + u > ui:u/ui:ou > i:u$ 濟源/ $i:ou$ 獲嘉（與唇音相拼失去前 u ）
 $> iəu$ 孟州

“痲^Z”類變韻的構擬不同地點可能有點不同，獲嘉、孟州等地可能以基本韻母 $*ui$ 作為構擬起點，開封、鄭州等地則可能是 $*ui/*i$ 作為起點。構擬如下：

$*ui + u > ui:u/ui:ou > i:u$ 濟源/ $i:ou$ 獲嘉（與唇音相拼失去前 u ） $> iəu$ 孟州/開封/鄭州

$*i + u > i:u/i:ou > iəu$ 開封/鄭州

前者的構擬起點更早一些。變韻與唇音相拼失去前 u 的變化，同蟹止撮合口唇音字的變化相一致。

(2) uei 類韻母的子變韻構擬

uei 類韻母主要來自蟹合一三四、止合三非唇音字，《中原音韻》中全部歸入齊微韻合口。楊耐思先生 (1981:100-102) 擬定齊微韻合口為 $*uei$ ，李新魁先生

(1983:95) 強調齊微韻合口可能是 *uei/*ui 兩讀，寧繼福先生 (1985:37-42) 擬定其為 *ui。劉勛寧先生談到“支微入魚”現象時認為中古止攝合口三等韻在北方官話經歷了 *iui > *ui > u²i，中原官話經歷了 *iui > *yi > y 的變化。¹⁷ 其實楊、李、寧三位先生的不同反映出的只是個時間問題，即 *ui 早於 *uei。這在劉先生關於北方官話經歷的演變中已經體現出來，上文我們也已經證明這個問題。據此推斷 ui:u 也應早於 uei:u 形成。

“葦^Z”在孟州出現兩類讀音：uei:əu 為一類，uiəu/uiəu 為一類。uiəu 的結構不穩定，前後 u 出現排斥，因此，uiəu 變作 uiəu。u 和 ʊ 發音部位相同，只是圓唇和展唇的區別。

下面我們列舉鄭州、濟源等七點 uei 類韻母子變韻的材料，並以鄭州話為例來說明構擬的經過。

〈表 11〉鄭州、濟源等地 uei 類韻母變韻對照表

鄭州		滎陽		濟源		孟州		沁陽		獲嘉		浚縣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uei	you 盧 uou 周	uei	uou 拼 tɕ	uəi	ui:u	uei	uiəu	uei	uei:ou	uei	ui:ou	uei	uəu
							uiəu uei:əu uəu/u 拼 tɕ						

周慶生、盧甲文二人對鄭州方言 uei 韻子變韻的記錄存在差異，如下：

使使推^Z t^huou¹³ 針錐^Z tɕuou¹³ 耳墜^Z tɕuou³¹ 碗櫃^Z kuou³¹ 占個位^Z uou³¹
(周慶生 1987)

櫃^Z tɕyou³¹² (盧甲文 1992:23)

盧文只有“櫃^Z” tɕyou 一例，周文記錄下的要相對多一些。通過比較，我們認為 *ui 形成 you 的可能性很大，而 uei 形成 uou 的可能性很大。那麼，*ui 是否能形成 uou 呢？關鍵是看 ui:ou 類能否向 uou 類轉變。ui:ou 類 > uou 類的變化，在 tɕ、tɕ^h、ɕ 捲舌音後沒問題，如南莊方言“錐^Z”部分人讀 tɕuəu²⁴，但其他聲母後有困難。因此，過程很大可能是：

¹⁷ 見劉勛寧〈“支微入魚”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解釋——兼說古中原官話 ũ [y] 語音層的變異〉，2011 年三月陝西師範大學講稿。文中前兩節係“中國地理語言學暨中日方言保存利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0 北京）；後三節係“第二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國際研討會”論文（2006 西寧）。

*ui + u (u 實際音值要低一些) > ui:u 濟源 > *y:u > you 鄭州盧
uei + u > *uei:u > *ue:u > *ueu > uou 鄭州周

至此，我們可以構擬孟州方言中 uei 類子變韻的發展歷程：

(葦^Z) *ui + u > ui:u 濟源/ui:ou 獲嘉 > uiəu 孟州南莊 > uiəu 孟州南莊 (限零聲母)
uei + u > uei:u 聞喜/uei:əu 孟州城關

tɕ 在與 uiəu 相拼時，部分老年人讀 tɕuiəu²⁴，部分老年人讀 tɕuəu²⁴，中青年人讀 tɕu²⁴。可知“錐^Z”的形成過程是 tɕuiəu > tɕuəu > tɕu。“uəu > u”的原因是“uəu”中高元音 u 同時充當韻頭和韻尾不符合漢語的一般結構規律。要麼失去後 əu，要麼失去前 u，南莊話選擇前者，有些方言選擇後者。分析詳見下文 4.5 節。

4.3 ɬŋ、iɬŋ、uɬŋ、yɬŋ 的形成

孟州城關話中，“單、揮、鏟、籃、漢、憨、庵”基本韻母為 ǎn，子變韻母是 ɬŋ。王洪君先生 (1999:222) 構擬獲嘉方言中此類子變韻的形成過程是：an + u → ǎ，即在長音節的階段，n 的鼻音和前的特徵向後傳遞到原來後綴所占的第四時間格，頂替了 u 的後圓特徵，成為長韻 ǎ:ĩ，後期壓合到 3 個時間格變為 ǎ。我們的看法與王先生有些不同，前文 2.2.1 節中已作交代。鑒於獲嘉方言“an”變韻前韻腹元音呈 [+前] [-圓唇] 特徵，變韻後呈 [+後] [-圓唇] 特徵，我們認為此處參與合音的“子”尾韻母應該具有 [+後] [-圓唇] 的特徵，基本可以鎖定其為 ɣ、ʷ 之間的音，這個音可能比 ɣ 高些，比 ʷ 低些，甚至是介於 ɣ、ʷ、ə 之間的某個模糊音值。為表述方便下文用 ʷ 代表。變韻時 n 的鼻音傳遞給 ʷ 生成 ũ，形成 *ǎ:ũ 的變韻形式。由於 ũ [+後] [+高] [+鼻化] 的特徵很容易使舌根與軟顎處形成阻礙變成 ŋ (ũ 與閉塞較鬆的 ŋ 十分接近)，所以 ũ 後來部分轉化為 ŋ，形成了孟州城關話中的變韻 ɬŋ。

同樣 *ǎ:ũ 中 ũ 弱化脫落就形成了獲嘉話的變韻 ǎ，至於原陽 a 則是在此基礎上再前進發展來的。¹⁸ ũ > ŋ 的變化還可能發生在深臻攝變韻中，原理同上，下文不再贅述。

¹⁸ 筆者調查博愛方言中基本韻母 ǎ 的子變韻母是 i:ǎ，但 i:ǎ 鼻化音已經不明顯了。這是鼻化完全脫落的前兆。

至此，孟州城關咸山攝字子變韻的形成過程推斷如下（咸山攝在子變韻開始形成時是否已經合流不好判斷，爲論述簡化起見，統一作 -n 處理，下同）：

- (1) (單^Z、毯^Z) *an + u > *ã:ũ > ã:ŋ 武陟 > ʌ:ŋ 夏縣 > ʌŋ 孟州城關
 ↘ *ã: > ǎ 獲嘉 > a 原陽
 同理：(2) (辮^Z、簾^Z) *ian + u > *iã:ũ > iã:ŋ 武陟 > iʌ:ŋ 夏縣 > iʌŋ 孟州城關
 (3) (緞^Z) *uan + u > *uã:ũ > uã:ŋ 武陟 > uʌ:ŋ 夏縣 > uʌŋ 孟州城關
 (4) (院^Z、卷^Z) *yan + u > *yã:ũ > yã:ŋ 武陟 > yʌ:ŋ 夏縣 > yʌŋ 孟州城關

4.4 iso 的形成

io 的來源主要有三類：“孩”為一類，“茄、截”兩者可能為一類，“筷”為一類，它們的基本韻母分別是 *æe*、*iɛ*、*uæe*。前文比較中已經看出 *ɤ*、*aʔ*、*ɐʔ*、*-ɛ*、*ai* 類韻母對應子變韻 *-o*，後併入 *-ɔ*，這種變化應該在構擬中體現出來。

- (1) (揮^Z雞毛~、篩^Z、孩^Z)¹⁹

這類變韻的共同點是變韻前是開口呼韻母，變韻後為齊齒呼韻母。王洪君先生 (1999:224) 在構擬此處變韻時說明韻腹為前中元音便有滋生 i 介音的可能。基於此可以構擬如下：

- *ɛ + u > *ɿɛ:u > *io 獲嘉 > io 濟源 > io 孟州/iau 鄭州、開封

可是材料中我們也發現“孩^Z、篩^Z”變韻沁陽西王召是 əo，獲嘉是 io，濟源是 io。獲嘉、濟源的關係前文 2.5 節已經闡明，二者可統一處理成 io。這樣便清楚的看出 əo > io 的發展轉化。說明 i- 是由 ə- 等逐漸前移高化轉變形成的，i 介音恐怕不是自己滋生的。²⁰ 基於此，我們對上述構擬作以下調整：

¹⁹ 在孟州“孩^z”有“男孩”的意思，劉靜先生(2006)研究“孩^z”在宋元市語中已經出現。“擲山開一”在孟州城關讀作 tən⁵⁵，子變後讀 tən⁵⁵；南莊讀作 tæc⁵⁵，子變後讀 tɕo⁵⁵。

20 據筆者調查，新鄉市李村方言“鴿子”老派讀 $kə:ɔ^{34}$ ，新派讀 $ki:ɔ^{34}$ ，可以明確顯示出 $a > i$ 的音變過程。現階段李村方言中由基本韻母 æ 生成的子變韻母老派讀音所呈現出的參差狀況，如“節” $sə:ɔ^{34}$ 、“袋” $ti:ɔ^{21}$ 、“孩” $xi:ɔ^{52}$ ，也可為 $a > i$ 的變化提供旁證。

*^aæe + u > *^aæ:u > *^aə:ou > *i:ou/əo 沁陽西王召 > io 獲嘉 > io 濟源 > io 孟州/iau 鄭州、開封

(2) (茄^Z、截^Z一圪~、半~、屑^Z木~、頭~)

iε + u > iε:u 聞喜 > *i:ou > io 獲嘉 > io 濟源 > io 孟州/iau 鄭州、開封²¹

由於我們不能確切知道“截^Z、屑^Z”發生變韻時是否還存在入聲韻尾，因此參照周邊方言“截^Z、屑^Z”類變韻前基本韻母的“早期形式”還可擬作 *iε?。推斷如下：

*iε? + u > *iε:u > *i:ou > io 獲嘉 > io 濟源 > io 孟州/iau 鄭州、開封

(3) (筷^Z)

“筷^Z”沁陽西王召讀 k^huəo (鄒妍 2010)，溫縣大吳讀 k^huiəu (原書用中文拼音 k 代替國際音標 k^h) (徐承俊 1958)。反映出 ə > i 變化的事實。這同樣也印證了我們的上述觀點，即“筷^Z”中 i 音的滋生並非出於 ε 等為前中元音的緣故。形成推斷如下：

↗ ui:ou 岐山
*^uaæe + u > *^uaæ:u > *^uə:ou > ui:ou 沁陽城關 > *ui:ou > *uiəu > uiəu 溫縣大吳 > iau 開封/iao 孟州²²
沁陽西王召 uəo ↘ *y:ou > yo 獲嘉 > yo 濟源 > yau 鄭州

“uiəu”中韻頭 u 和韻尾相同，不符合漢語韻母一般結構，所以不太穩定，二者之中一個會被弱化、丟失掉。這在下面會具體分析。

²¹ 另外，在山西臨猗、芮城等地，“茄”至今保留著 tɕ^hia 的讀音，也可能是經歷了 “*ia + u > *ia:u > *io:u > *io: > io 焦作老派 > io 濟源 > io 孟州” 的變化，可是在孟州及周邊方言中並未發現“茄”讀 tɕ^hia 音的情況，因此這種構擬可能性不大。

²² 構擬中我們提到 “*ui:ou > *y:ou > yo 獲嘉” 的變化，獲嘉 uei 的子變韻有 ui:ou (床圍^Z)、yu (麥穗^Z) 兩種，是 “ui > y” 的直接證據。

4.5 效攝零形式子變韻和子變韻 u 的形成

變韻在官話方言或者晉語的邊緣地帶發生了“ɔ > ɔo/au”類推拉平的變化，可能使得效攝字子變韻與基本韻同模，因此在孟州方言中看不出效攝字存在子變韻。盧甲文先生 (1992:24-25) 在列舉鄭州方言子變韻時，把與基本韻、子變韻相同的效攝字也列在其中，是站在一定高度上的。賀巍先生 (1982) 早就指出 u、ou、iou 三韻的子變韻母可能和基本韻母同形。辛永芬 (2006) 更是把與基本韻母形式相同的變韻稱為零形式變韻，並指出浚縣方言中存在零形式變韻。通過淇縣方言部分變韻情況對比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此類現象，詳見〈表 12〉：

〈表 12〉淇縣方言 ɿ、i、u、y 等基本韻母子變韻對照表（岳保紅 2008）

本	ɿ	i	u	y	ɿ?	i?	u?	y?
Z	ɿou 茅池 ^Z	iou 鼻 ^Z	u 胡 ^Z	you 絮 ^Z	ɿou 只 ^Z	iou 滴 ^Z	u 禿 ^Z	

從上表可以看出，u 為零形式變韻。從系統對應關係上看 u、u? 早期的形式應該為 *uou，那麼為什麼出現 “*uou > u” 的變化呢？通過比較淇縣話現在韻母格局可以得到答案：

〈表 13〉淇縣話現在韻母格局（○是無韻母，下同）（岳保紅 2008）

ai	ei	au	ou
○	○	iau	iou
uai	uei	○	○
○	○	○	○
			you 子變韻

淇縣方言基本韻母中為什麼沒有 iai、iei，沒有 yai、yei，沒有 uau、uou，沒有 yau、you。因為 i 韻尾容忍不了前面韻頭的 i 和 y，u 韻尾容忍不了前面有 u 和 y。²³ 子變韻是在基本韻（基本韻時間不限）的基礎上生成的，因此其變化要慢於基本韻，即排斥關係先體現在基本韻中，進而體現在子變韻中。淇縣方言中的子變韻現階段保留 you 而失掉 *uou，這也說明了 u 韻尾對前面有 u 的排斥度大於對前面有 y 的排斥度。

²³ 此處受劉勛寧先生〈“支微入魚”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解釋——兼說古中原官話 ü [y] 語音層的變異〉一文相關內容啟發。

以下分析南莊話韻母格局。我們適當對語音進行處理，括號內為實際發音：

〈表 14〉南莊話現在韻母格局

ai (æe)	ei	au (ɔo)	əu
○	iei	iau (ioo)	iəu
uai (uæe)	uei	○	○
○	yei	○	○

南莊方言中韻尾 i 與前面 i、u、y 的排斥相對較小，韻尾 u 與前面 u、y 的排斥較大。因此，子變韻 uəu 最終不能穩定存在。選擇失去後邊較輕、發音含糊的 əu，這樣 uəu 轉變成 u，這也就是為什麼“錫^Z”老年人讀 tɕuəu²⁴ 而中年人、年輕人讀 tɕu²⁴ 的原因。瞭解了這一點也是理解南莊方言中“鋤^Z、柱^Z”變韻的關鍵。

南莊話遇合三知莊章組字韻母應為 ɿ，如：豬 tɕɿ²⁴、書 ʃɿ²⁴。“鋤柱梳”卻讀 u，這種差別極容易使人誤將其作為不同層次的異讀現象處理，即便當地人也不可能區分其為變韻形式。好在鄭州話 u 韻母子變韻作 uou 為我們的判斷提供了依據。鄭州話中 uou 同樣不能穩定存在，因此現有該變韻例子很少，如：柱^Z tɕuou。

至此，“鋤^Z”等變韻形成過程構擬如下：

u + ɔ (後、圓，比 u 稍低些) > *u:ɔ > uo (沁陽：大姑^Z大姑子) > uou 鄭州
> u 孟州南莊

4.6 in、yn 的形成

4.6.1 in 的來源有兩類：一類是讀齊齒呼韻母的深臻攝字，如“姁、引”；另一類是讀開口呼韻母的深臻攝字，如“蚊”。前後兩類字的基本韻母南莊鎮分別為 iei、ei，若依此韻母很難形成 in 類變韻。因此，變韻的形成基礎只能是 iei、ei 的“早期形式”。那麼它們的“早期形式”是什麼呢？孟州城關鎮分別為 iēi、ēi，山西洪洞方言中對應形式為 ien、en (民國 22 年《孟縣志》卷四《大事記》記載：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於河北而遷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這樣看來 iei、ei 的“早期形式”很可能是 ien、en (深臻攝在子變韻開始形成時是否已經合流不好判斷，為論述簡化起見，統一作 -n 處理，下同)。“早期形式”可能經過 *(i)en > *(i)ēn > *(i)ēi > (i)ēi > (i)ei 的發展。下面請看陽城、沁陽等地深臻攝子變韻列表：

〈表 15〉陽城、沁陽等地深臻攝子變韻對比列表

地點	本	Z	本	Z	本	Z	本	Z
陽城	ən	ẽ:ŋ	iən	i:ɔŋ	uən	uẽ:ŋ	yən	y:ɔŋ
陵川					uən	uãn		
澤州巴公	ʌn	ɒŋ			uʌn	uɒŋ		
高平古寨	ʌŋ	ɒŋ			uʌŋ	uɒŋ		
濟源	ən	i:ŋ	in	i:ŋ	un	y:ŋ	yn	y:ŋ
沁陽城關	ẽ	ũ: i:ũ 孀 ^Z	iẽ	i:ũ ĩ:õ	uẽ	u:ũ	yẽ	y:ũ
獲嘉	ən	i:ŋ	in	i:ŋ	un	y:ŋ	yn	y:ŋ
孟州南莊	ei	iŋ	iei	iŋ	uei	yŋ		
夏縣	ẽĩ	ẽ:ĩ	iẽĩ	i:ẽĩ	uẽĩ	u:ẽĩ	yẽĩ	y:ẽĩ
武陟	ẽ	ə:ŋ	iẽ	iə:ŋ	uẽ	uə:ŋ	yẽ	yə:ŋ

注：沁陽話子變韻 \tilde{u} ：中 u 實際高度介於 u 、 γ 之間。

表中顯示，濟源、獲嘉、南莊開口呼 $ən/en$ 類韻母子變後作齊齒呼韻母，合口呼 $uən/uen$ 類韻母子變後作撮口呼韻母。比較沁陽變韻 \tilde{u} ：、 $u:\tilde{u}$ 和獲嘉、濟源變韻 $i:ŋ$ 、 $y:ŋ$ ，容易看出 $u > i$ 的變化。這項材料是我們構擬的一個關鍵所在。

沁陽話 \tilde{u} ：前進一步很容易變作 $i:ŋ$ ， $u:\tilde{u}$ 易變作 $ui:ŋ$ ，進而即可變作 $y:ŋ$ 。那麼 \tilde{u} ：是怎樣形成的？我們的看法是 [+後] [+高] [-圓唇] “子”尾韻母參與合音是 en 變作 \tilde{u} ：的關鍵。如果“子”尾是 [+後] [+高] [+圓唇] 韻母，則變韻後（根據前面總結出來的規律）韻腹 e 極易變作 [+後] [+高] [+圓唇] 韻母，一般會是 o/u ，如陽城話 $i:ɔŋ$ 。基於此，可作構擬如下：

- (1) (𡗗^Z、𡗗^Z藥~) *ien + $u > i:\tilde{u}$ 沁陽城關 $> i:ŋ$ 解州 $> i:ŋ$ 濟源 $> iŋ$ 孟州
 (2) (蚊^Z草~、盆^Z洗臉~) *en + $u > \tilde{u}$ ：沁陽城關 $> *i:ŋ > i:ŋ$ 濟源 $> iŋ$ 孟州²⁴

4.6.2 $yŋ$ 的形成

- (1) (棍^Z、孫^Z、滾^Z石~)

*uen + $u > u:\tilde{u}$ 沁陽城關 $> *uĩ:ŋ > *ui:ŋ > y:ŋ$ 獲嘉、濟源 $> yŋ$ 孟州

²⁴ 新鄉鳳泉區今 $ẽ$ 類韻母子變韻的共時差異，如：玉蜀黍糝^Z sə:ŋ、蚊^Z vi:ŋ，也提示我們這類子變韻母發展過程中經歷過 $ə > i$ 的變化。這與我們構擬 * $uĩ: > i$ 的變化基本一致。我們構擬的 u 是介於 $[\gamma]$ 、 u 、 $ə$ 之間的某個模糊音值，這在前文 4.3 節中已有提及。

(2) (妞^Z)

孩^Z xiao⁵² 是變韻，妞^Z nyŋ²⁴ 應該也是變韻，二者一般成對稱分布，如：漢^Z xian²¹²、媳婦片^Z p^hian²¹²。孟州話中韻母 u 在前鼻音 n 後易發生 u > ũ > uŋ 的變化，如：奴 nuŋ⁵²，努 nuŋ⁵⁵，怒 nuŋ²¹²。音變原理是：鼻音聲母易將鼻音性質傳遞到韻母上，20 世紀初大同方言“怒”讀 nũ 反映了這一變化過程。²⁵ u ([+圓唇] [+後] [+高]) 舌面後高元音與 ŋ ([+後] [+高] [+鼻音]) 舌根鼻音都具有 [+後] [+高] 特徵，發音具有相近性。發 ũ 時唇部緊張變弱、舌根向上抬起就成了 ŋ (發 ũ 時唇部緊張變弱與閉塞較鬆的 ŋ 接近)。晉東南“奴努”今高平讀 nuɔŋ、晉城讀 nuoŋ、河西高平讀 nuŋ、陽城讀 nuɒŋ 都反映出這一音變過程。²⁶

孟州話中韻母 iəu 與 n 拼合時會類似發生 iəu > yũ > yŋ 的變化，如：牛奶 nyŋ⁵² næe⁵⁵，牛牛蛋男陰 nyŋ⁵²⁻²⁴ nyŋ⁵² tæ^{a212}，扭 nyŋ²⁴/nyŋ⁵⁵。niəu 中 n 發音較鬆時會將鼻音特徵傳遞給韻尾，介音 i 也會受到 u [+圓唇] 特徵的影響變為 y (“謬” niəu²¹² 未發現變化)。這種變化一般發生在 24、52、55 調值字中，大概是 iəu 中 əu 單化程度越高，拼合鼻音時越容易形成 yŋ。²⁷ 但這種變化大部分不是太穩定，如“牛奶”有 nyŋ⁵² næe⁵⁵、niəu⁵² næe⁵⁵ 兩讀。可是“妞”比較穩定，只有 nyŋ²⁴ 一讀，估計發生變韻的可能性很大。那麼“妞”變韻的基礎是什麼呢？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應該是 nyŋ。

“妞^Z”實質上也是零形式變韻。我們將其形成過程推斷如下：

(妞^Z) nyŋ + u > *ny:ŋ > nyŋ 孟州

4.7 其他子變韻母的形成

(1) ɿ 的形成：

我們以“車”為例，來說明子變韻母 ɿ 的形成過程，請看〈表 16〉中材料：

²⁵ 大同方言“怒”讀 nũ 見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方言字彙部分。

²⁶ 單元音韻與複元音韻一樣也是兩個時間格 (Duanmu 1990, 王洪君 2004)，在經歷 nu > nũ 的變化後，前一時間格上的 ũ 不變，後一時間格上的 ũ 發生 ũ > ŋ 的變化，就出現了 nũ > nũŋ 的音變。ũŋ 接下來與通攝基本韻母合流，至此就會出現孟州讀 nuŋ、高平讀 nuɔŋ、陽城讀 nuɒŋ 的現象。

²⁷ 南莊方言中 əu 在不同調值之中的實際音值是：陰平 24 əu，陽平 52 ʰo，上聲 55 ʊ，去聲 212 ɒu。

〈表 16〉南莊、濟源等地“車”單子音、子變音對比列表

	南莊	沁陽城關	獲嘉	濟源	鄭州周慶生
車	tɕʰɿ ²⁴	tɕʰɿ ⁴⁴	tɕʰɿ ³³	tɕʰə ⁴⁴	tɕʰɿ ¹³
車 ^Z	紡花車 ^Z tɕʰɿ ²⁴	洋車 ^Z tɕʰɿ ⁴⁴	紡花車 ^Z tɕʰo ³³	紡花車 ^Z tɕʰo ⁴⁴	洋車 ^Z tɕʰau ¹³

上表變韻孟州南莊、沁陽城關可作為一類，獲嘉、濟源、鄭州可作為另一類。前類子變韻母主要元音呈現 [+後] [-圓唇] 特徵，後類呈現 [+後] [+圓唇] 特徵。子變韻母主要元音的特徵同合音“子”尾元音特徵有直接關係，前文已作分析。鑒於高本漢先生《中國音韻學研究》把 20 世紀初懷慶方言中“車”記作 ɿa，²⁸ 因此，可作以下推斷：

$$\begin{aligned} & (\text{車}^Z) \text{ ɿa} + \text{ɿ} > *ɿ:\text{ɿ} > *ɿ\text{ɿ} \text{ (沁陽城關車}^Z \text{ ɿɿ)} > \text{ɿ} \text{ 孟州南莊} \\ & \text{ɿ} + \text{u} > *o:\text{u} > o \text{ 獲嘉} > ɔ \text{ 濟源} > au \text{ 鄭州} \end{aligned}$$

(2) iɿ 的形成：

我們主要以“蠟”為例，來說明子變韻 iɿ 的形成過程，請看〈表 17〉中材料：

〈表 17〉南莊、濟源等地“蠟”基本韻、子變韻對比列表

	南莊	南莊下口	晉城	獲嘉	濟源
本	揭 iɛ	揭 iɛ	iɿ?	iɛ/揭 iɛ?	iɛ/揭 iɛ?
Z	iɿ	ia	i:a	io	io

注：“蠟”不讀基本韻的用“揭”的韻母。

上表孟州南莊和晉城變韻後主要元音呈現 [+後] [-圓唇] 特徵（下口屬於在此基礎上的發展），獲嘉、濟源則呈現出 [+後] [+圓唇] 特徵。變韻時基本韻為 iɛ，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 iɛ? 的可能性，這從獲嘉、濟源方言大致可以看出。至此，形成過程推斷如下：

$$\begin{aligned} & iɛ/*iɛ? + \text{ɿ} > *i:\text{ɿ} > *i:\text{ɿ} > i:\text{ɿ} \text{ 沁陽城關} > iɿ \text{ 南莊} \\ & \searrow *i:\text{ɿ} > i:a \text{ 晉城} > ia \text{ 博愛} > ia \text{ 南莊下口} \end{aligned}$$

²⁸ 沁陽、孟州、濟源屬懷慶地區。

南莊田寺（離南莊五里路）“茄^Z”讀 $tɕ^{hi}ɿ$ ⁵² 應該也是發生了此類變化。我們期待發現更多的材料。

(3) ɔo 的形成：

（沓^Z） $a + u > *a:u > *ɔ:u > ɔ$ 獲嘉、濟源 $> ɔo$ 孟州

(4) yɿ 的形成：

（櫪^Z、癩^Z）

$yɛ + u > *yɛ:u > *y:ɔ^u > y:ɔ$ 沁陽西王召 $> yo$ 獲嘉 $> yɿ$ 孟州（類推拉平）²⁹
 $\searrow yɔ$ 濟源 $> yau$ 鄭州

4.8 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南莊話中“單^Z”、“緞^Z”變韻構擬

“單^Z”、“漢^Z”、“庵^Z”、“憊^Z”、“緞^Z”等變韻，在孟州呈現兩種不同讀法。“單^Z”、“漢^Z”、“庵^Z”、“憊^Z”城關等地讀 $\Lambda\eta$ ，南莊等地讀 $i\Lambda\eta$ 與“邊^Z”等合流；“緞^Z”城關等地讀 $u\Lambda\eta$ ，南莊等地讀 $y\Lambda\eta$ 與“圈^Z”等合流。

“邊^Z” $i\Lambda\eta$ 、“圈^Z” $y\Lambda\eta$ 城關、南莊一致，下文不作討論。詳見〈表 18〉：

〈表 18〉城關、南莊“單^Z”、“緞^Z”變韻對照表

	城關		南莊	
	單字音	子變音	單字音	子變音
單	$t\tilde{a}n^{24}$	$t\Lambda\eta^{24}$	$t^{u_i}\epsilon^{24}$	$ti\Lambda\eta^{24}$
漢	$x\tilde{a}n^{212}$	$x\Lambda\eta^{212}$	$x^{u_i}\tilde{a}^{212}$	$xi\Lambda\eta^{212}$
庵	$y\tilde{a}n^{24}$	$y\Lambda\eta^{24}$	$y^{u_i}\epsilon^{24}$	$yi\Lambda\eta^{24}$
憊	$x\tilde{a}n^{24}$	$x\Lambda\eta^{24}$	$x^{u_i}\epsilon^{24}$	$xi\Lambda\eta^{24}$
邊	$pi\tilde{a}n^{24}$	$pi\Lambda\eta^{24}$	pie^{24}	$pi\Lambda\eta^{24}$
緞	$tu\tilde{a}n^{212}$	$tu\Lambda\eta^{212}$	$tu^{u_i}\tilde{a}^{212}$	$ty\Lambda\eta^{212}$
圈	$tɕ^hy\tilde{a}n^{24}$	$tɕ^hy\Lambda\eta^{24}$	$tɕ^hy\epsilon^{24}$	$tɕ^hy\Lambda\eta^{24}$

²⁹ “癩^Z”、“櫪^Z”在南莊周邊方言中未見韻腹元音為展唇音的子變韻，因此“ $yɛ + \gamma > *y:\Lambda\gamma > *y:\tilde{\Lambda}\gamma > *y:\gamma > y\gamma$ 南莊”變化的可能性不大。

南莊等地“單^Z”、“漢^Z”變韻中 i 介音是如何產生的呢？³⁰ 與城關話 $\tilde{a}n$ 、 $u\tilde{a}n$ 相比，南莊方言咸山攝基本韻母 ${}^w\varepsilon/{}^w\tilde{\varepsilon}^a$ 、 $u{}^w\varepsilon/u{}^w\tilde{\varepsilon}^a$ 中 ε 、 $\tilde{\varepsilon}^a$ 前都有輕微的近音 (approximant) ${}^w\iota$ 。³¹ 調查發現，現階段南莊話中 ${}^w\varepsilon/{}^w\tilde{\varepsilon}^a$ 與 k 、 k^h 、 x 、 γ 相拼時，20 歲左右人群中已經出現 ${}^w\varepsilon/{}^w\tilde{\varepsilon}^a > j\varepsilon/j\tilde{\varepsilon}^a$ 的音變。相對介音 i 而言，近音 j 略短、偏央、稍帶擦化，是介音尚未完全發展成 i 的一種音值。見〈表 19〉：

〈表 19〉南莊話咸山攝開口一等見系字等讀音對比列表

	例字	30 歲以上	20 歲左右		例字	30 歲以上	20 歲左右
見	甘咸開—肝山開一	$k{}^w\varepsilon^{24}$	$kj\varepsilon^{24}$	疑影	庵咸開—安山開一	$\gamma{}^w\varepsilon^{24}$	$\gamma j\varepsilon^{24}$
	敢咸開—擗山開一	$k{}^w\varepsilon^{55}$	$kj\varepsilon^{55}$		揸咸開—	$\gamma{}^w\varepsilon^{55}$	$\gamma j\varepsilon^{55}$
	幹山開一	$k{}^w\tilde{\varepsilon}^a^{212}$	$kj\tilde{\varepsilon}^a^{212}$		暗咸開—岸山開一	$\gamma{}^w\tilde{\varepsilon}^a^{212}$	$\gamma j\tilde{\varepsilon}^a^{212}$
溪	堪咸開—干山開一	$k^h{}^w\varepsilon^{24}$	$k^hj\varepsilon^{24}$	曉匣	酣咸開—鼾山開一	$x{}^w\varepsilon^{24}$	$xj\varepsilon^{24}$
	砍咸開—	$k^h{}^w\varepsilon^{55}$	$k^hj\varepsilon^{55}$		含咸開—寒山開一	$x{}^w\tilde{\varepsilon}^a^{52}$	$xj\tilde{\varepsilon}^a^{52}$
	看~見，山開一	$k^h{}^w\tilde{\varepsilon}^a^{212}$	$k^hj\tilde{\varepsilon}^a^{212}$		喊咸開—罕山開一	$x{}^w\varepsilon^{55}$	$xj\varepsilon^{55}$
	克曾開—入客梗開二入	$k^h{}^w\varepsilon^{21}$	$k^hj\varepsilon^{21}$		撼咸開—漢山開一	$x{}^w\tilde{\varepsilon}^a^{212}$	$xj\tilde{\varepsilon}^a^{212}$

我們推測咸山攝開口一等字子變音中介音 i 的來源與單字音應該是一致的，即基本韻母中 ${}^w\iota$ - 前化為 i-。需要說明的是，有 i 介音的子變韻目前在所有人群中使用，而有 j 介音的單字音現階段僅在 20 歲左右的人群中使用。據此看出在 i 介音的生成問題上子變韻明顯快於基本韻。子變合音時“子”尾 ${}^w\iota$ 併入前字充當韻尾，由此引發韻尾 ${}^w\iota$ 由後向前對 ${}^w\iota$ 的異化作用，可能正是加速介音 ${}^w\iota > i$ 轉變的關鍵因素。³²

³⁰ 劉寶俊先生 (1993) 認為咸山攝開口一等韻滋生 i 介音的必要條件是：a 元音的前移高化；充分條件是：韻尾 -m、-n 的消失或弱化。王福堂 (1999:146)、王洪君 (1999:225) 兩位先生認為：韻腹主要元音為前中元音，便具有引發顎化滋生 i 介音的可能。可我們發現，咸山攝字變韻後韻腹主要元音均作後移，這與幾位先生提到的開口一等韻滋生 i 介音韻腹元音要具備 [+前] 的條件明顯相悖。我們還可以排除變韻發生前基本韻母已經產生 i 介音的可能（南莊 30 歲以上人群至今尚未產生），因此介音的出現只能是在變韻的融合過程中，恐怕另有他因。

³¹ 南莊方言咸山攝字出現調值分韻現象。其中 ${}^w\varepsilon$ 、 $u{}^w\varepsilon$ 出現在陰平 24、上聲 55 字中， ${}^w\tilde{\varepsilon}^a$ 、 $u{}^w\tilde{\varepsilon}^a$ 出現在陽平 52、去聲 212 字中。

³² 前文 4.3 節中已經論述過孟州等地咸山攝字子變韻合音“子”尾是 ${}^w\iota$ 。子變韻中 i 介音形成的年代，應該是在二等韻見系聲母 k 、 k^h 、 x 顎化為 tc 、 tc^h 、 c 之後。王力先生 (1980:124) 考證 18 世紀以前“見溪群疑匣”母已顎化成 tc 、 tc^h 、 c 。按此類推變韻中 i 介音最早形成年代上限應該為 18 世紀以後。

如果上述推斷正確，那麼根據咸山攝鼻尾韻弱化一般規律： $(u)an > (u)ān > (u)ã > (u)ǣ > (u)æ > (u)ε$ ，我們擬定南莊子變韻形成的基本韻母爲 $*(u)^{u}an$ 。變韻形成過程構擬如下：

(單^Z、毯^Z、庵^Z、漢^Z、慙^Z) $*(u)^{u}an + u > *(u)^{u}ā:ũ > *iā:ŋ > *iΛ:ŋ > iΛŋ$ 孟州南莊

同理：

(緞^Z) $*(u)^{u}an + u > *(u)^{u}ā:ũ > *uiā:ŋ > *uiΛ:ŋ > uiΛŋ$ 孟州南莊 (見於部分人群中) $> yΛŋ$ 孟州南莊

順便談一下“牛橐^Z”。“橐梗開二入”南莊話單念 $k^{u}ε^{21}$ ，其子變音讀陽聲韻 $kiΛŋ^{21}$ ，這與獲嘉、沁陽“橐^Z”讀 ko^{33} 、 $kɔ^{44}$ 比較起來有些奇怪。不過看過南莊方言音系後，這種現象也就不足爲怪了。今南莊話中曾開一、梗開二入聲韻與咸山攝開口一等、二等（見系除外）舒聲韻合流讀“ $^{u}ε$ ”。因此，梗開二入聲字子變韻也同咸山攝開口一等字變韻相同作 $iΛŋ$ 。不過我們認爲形成變韻時“橐”基本韻母應接近 $*(u)^{u}ǣ$ 。

引用文獻

- Boai County Gazetteer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博愛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4. *Boai Xianzhi* 博愛縣志 [*Boai County Gazetteer*]. Beijing: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Press.
- Chen, Ning (陳寧). 2006. Shandong Boshan fangyan de zibianyun ji xiangguan wenti 山東博山方言的子變韻及相關問題 [Final varied pattern of suffix *zi* (子) of Boshan dialect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related issue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6.4:316-322.
- Chen, Weiheng (陳衛恒). 2004. Guyun *zhi you* jiaoshe yu jin fangyan zibianyun xianxiang yinbian yuanli de yizhixing 古韻之幽交涉與今方言子變韻現象音變原理的一致性 [On the shared phonological basis of *zhi* (之) and *you* (幽) rhyme group connec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and *zi* (子) vowel mut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 *Yindu Xuekan* 殷都學刊 [*Yindu Journal*] 2004.2:102-105.
- Chen, Weiheng (陳衛恒). 2010. Luoyang he Wuyang fangyan de Z bianyun 洛陽和舞陽方言的 Z 變韻 [Rhyme alternations concerned with *zi*(子)-suffix in Luoyang and Wuyang dialects].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10.4: 60-61.
- Chen, Weiheng (陳衛恒). 2011. Linzhou fangyan “zi” wei duyin ji ziwei, zibianyun liangtiao yanbianlian de xianjie 林州方言“子”尾讀音暨子尾、子變韻兩條演變鏈的銜接 [The sound forms of the suffix *zi* (子) in Linzhou dialect and the link between *zi*-suffix as independent syllables and *zi*-suffix related rhyme alternations].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44:40-54.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eng, Minmin (程敏敏). 2007. *Jiaozuo Chengqu Mingcixing Bianyun ji qi Chayi* 焦作城區名詞性變韻及其差異 [*Noun-related Changed Vowels and their Age Variation in Jiaozuo Urban Speech*].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MA thesis.
-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Cambridge: MIT dissertation.
- Han, Chenghong (韓承紅). 2010. Taibai Qishan yidai fangyan de zibianyun 太白、岐山一帶方言的子變韻 [*Zi* basic finals in Taibai and Qishan dialects]. *Shaanxi Jiaoyu Xueyuan Xuebao* 陝西教育學院學報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0.1:75-79.
- He, Wei (賀巍). 1981. Jiyuan fangyan jilüe 濟源方言記略 [The outline of Jiyu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1.1:5-26.
- He, Wei (賀巍). 1982. Huojia fangyan yunmu de fenlei 獲嘉方言韻母的分類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nals in Huojia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2.1:22-36.

- He, Wei (賀巍). 1984. Luoyang fangyan jilüe 洛陽方言記略 [The outline of Luoy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4.4:278-299.
- He, Wei (賀巍). 1993. *Luoyang Fangyan Yanjiu* 洛陽方言研究 [Studies on Luoyang Dialec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He, Wei (賀巍). 1989. *Huojia Fangyan Yanjiu* 獲嘉方言研究 [Studies on Huojia Dialec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e, Wei (賀巍). 1996. Jinyu shusheng cuhua de leibie 晉語舒聲促化的類別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x tone turning into abrupt tone in J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6.1:49-51.
- Hou, Jingyi (侯精一). 1985. Jin dongnan diqu de zibianyunmu 晉東南地區的子變韻母 [The modification of finals representing the suffixation of zi (子)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Shanxi Provinc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5.2:130-137.
- Hou, Jingyi (侯精一), and Duanzheng Wen (溫端政). 1993. *Shanxi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aogao*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Shanxi Dialects]. Taiyuan: Shanxi Universities Associated Press.
- Li, Xinkui (李新魁). 1983. *Zhongyuan Yinyun Yinxu Yanjiu* 《中原音韻》音系研究 [Studies on the Phonology of Zhongyuan Yinyun]. Zhengzhou: Zhe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Li, Xinkui (李新魁). 1984. Jindai Hanyu jieyin de fazhan 近代漢語介音的發展 [The evolution of media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Yinyunxue Yanjiu* 音韻學研究 [Studies on Historical Phonology] 1:482-48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Liu, Baojun (劉寶俊). 1993. Lun Xiandai Hanyu fangyan zhong de “yideng i jieyin” xianxiang 論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一等 i 介音”現象 [A study on media “i” of the first division rhym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3.1:73-77.
- Liu, Dongbing (劉冬冰). 1997. Kaifeng fangyan jilüe 開封方言記略 [The outline of Kaife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7.4:271-285.
- Liu, Jing (劉靜). 2006. Song Yuan shiyu “haihouer” “haiheer” xinjie 宋元市語“海猴兒”、“海鶴兒”新解 [New explanation of folk word, *haihouer* (海猴兒) and *haiheer* (海鶴兒) in Song-Yuan perio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4:69-7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Xuexia (劉雪霞). 2006. *Henan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yu Cengci* 河南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 [The Changes and Layers of Henan Dialect's Speech Sound].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u, Jiawen (盧甲文). 1992. *Zhengzhou Fangyanzhi* 鄭州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Zhengzhou Dialec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Lu, Jiawen (盧甲文), and Xiaowu Guo (郭小武). 1998. *Zhengzhouhua Yindang* 鄭州話音檔 [*The Voice File of Zhengzhou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Lü, Zhenjia (呂枕甲). 1991. *Yuncheng Fangyanzhi* 運城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Yuncheng Dialect*]. Taiyuan: Shanxi Universities Associated Press.
- Meng, Qingtai (孟慶泰), and Futeng Luo (羅福騰). 1994. *Zichuan Fangyanzhi* 淄川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Zichuan Dialec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Ning, Jifu (寧繼福). 1985. *Zhongyuan Yinyun Biaogao* 中原音韻表稿 [*Manuscript of Zhongyuan Yinyun*].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 Niu, Shunxin (牛順心). 2008. Henan Wuzhi fangyan de zibianyun ji qi xingcheng yu fazhan 河南武陟方言的子變韻及其形成與發展 [Sound changes of suffix *zi* and its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zhi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Yindu Xuekan* 殷都學刊 [*Yindu Journal*] 2008.3:128-132.
- Qiao, Quansheng (喬全生). 1995. Shanxi fangyan ziwei yanjiu 山西方言子尾研究 [A study on the suffix *zi* (子) in Shanxi dialect]. *Shanxi Daxue Xuebao* 山西大學學報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5.3: 55-65.
- Shi, Xiuju (史秀菊). 2010. Shanxi Hejin fangyan “zi” wei de yuyin tedian 山西河津方言“子”尾的語音特點 [The phonetic feature of the suffix “zi” (子) in the dialect of Hejin,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太原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5:88-89.
- Wang, Futang (王福堂). 1999.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The Evolution and Layers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80. *Hanyu Shi Gao* 漢語史稿 [*An Outline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Wang, Li (王利). 2008. *Jin Dongnan Jinyu Yuyin Yanjiu* 晉東南晉語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Jin Dialect in the Southeast Part of Shanxi Province*].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ang, Linhui (王臨惠). 1993. Linyi fangyan de ziwei yu zibianyunmu 臨猗方言的子尾與子變韻母 [The suffix *zi* (子) and *zi* changed finals in Linyi dialect]. *Shanxi Shida Xuebao* 山西師大學報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3.1:96-99.
- Wang, Linhui (王臨惠). 2011. Guanyu Jinyu fangyan Z bianyin xiangguan wenti de taolun 關於晉語方言 Z 變音相關問題的討論 [The related issues on Z alternant finals in Jin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Dialect Society, November 11-14, 2011.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Wang, Sen (王森). 1998. Zhengzhou Xingyang Guangwu fangyan de bianyun 鄭州滎陽(廣武)方言的變韻 [The changed finals in the dialect of Guangwu, Xingyang,

- Zhengzhou].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8.4: 275-283.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1999. *Hanyu Feixianxing Yinxixue: Hanyu de Yinxi Geju yu Danziyin*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 [*Non-linear Phonology of Chinese: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and Single Wor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4. Cong Shanxi Wenxi de xiaofangyan chayi kan Z bianyin de shuaibian 從山西聞喜的小方言差異看 Z 變音的衰變 [An observation of the declining process of nominal Z-alternant from Wenxi dialect and its outskirts].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04.1:1-7.
- Wang, Ziwan (王自萬). 2011. Kaifeng fangyan bianyun de jige wenti 開封方言變韻的幾個問題 [Some related issues on the changed final in Kaifeng dialect].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2011.2:86-93.
- Wen County Gazetteer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溫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1. *Wenxianzhi* 溫縣志 [*Wen County Gazetteer*].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 Wu, Huijuan (吳會娟). 2007. Jili fangyan de Z bianyun chutan 吉利方言的 Z 變韻初探 [Z changed finals in Jili dialect]. *Wenjiao Ziliao* 文教資料 [*Data of Culture*] 2007.18:91-92.
- Wu, Jizhang (吳繼章). 2002. Weixian fangyan de ziweici 魏縣方言的子尾詞 [The words with the suffix *zi* (子) in Weixian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2002.2:56-58, 62.
- Wu, Jiansheng (吳建生). 1984. *Wanrong Fangyanzhi* 萬榮方言志 [*A Survey of the Wanrong Dialect*]. Taiyu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 Researches.
- Wu, Jiansheng (吳建生). 1997. Wanrong fangyan de “zi” wei 萬榮方言的“子”尾 [The suffix “zi” (子) in Wanrong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1997.2:48-52.
- Wu, Yunxia (吳雲霞). 2009. *Wanrong Fangyan Yufa Yanjiu* 萬榮方言語法研究 [*Studies on Grammar of Wanrong Dialec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Xin, Yongfen (辛永芬). 2006. Henan Xunxian fangyan de zibianyun 河南浚縣方言的子變韻 [Changes of the suffix *zi* (子) of Xunxian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6.3:245-254.
- Xin, Ju (辛菊). 1999. Yicheng fangyan “zi” wei de tedian 翼城方言“子”尾的特點 [The feature of the suffix “zi” (子) in Yicheng dialect].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1999.1:64-66.
- Xu, Chengjun (徐承俊). 1958. Wenxian tuhua yu Putonghua jianshuo 溫縣土話與普通話簡說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enxian dialect and Mandarin]. *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 方言與普通話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Dialects and Mandarin*] 5:113-118. Beijing: Language Reform Press.

- Xu, Tongqiang (徐通鏞). 1991. *Lishi Yuyanxue* 歷史語言學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Yang, Chunsheng (楊春生). 2006. Jinnian lai Haineiwai Hanyu jieyin guishu yanjiu zongshu 近年來海內外漢語介音歸屬研究綜述 [An analytical re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prenuclear glides in Mandar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6.2:144-155.
- Yang, Naisi (楊耐思). 1981. *Zhongyuan Yinyun Yinxi* 中原音韻音系 [*The Phonology of Zhongyuan Yinyu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Yuan, Jiahua (袁家驊) et al. 2001.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方言概要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Yue, Baohong (岳保紅). 2008. *Qixian Fangyan Bianyun Yanjiu* 淇縣方言變韻研究 [*A Study of Changed Finals of the Dialect in Qi County*].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 thesis.
- Zou, Yan (鄒妍). 2010. *Hanyu Fangyan Mingci Houzhui Yanjiu* 漢語方言名詞後綴研究 [*A Study on Noun Suffixes in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Zhang, Shifang (張世方). 2008. Shangqiu hua de ziwei [tei] ji xiangguan wenti 商丘話的子尾 [tei] 及相關問題 [The phonetic form of the suffix *zi* (子) and correlative issues in Shangqiu dialect].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08.5: 518-525.
- Zhang, Li (張莉). 2009. Jiaozuo diceng fangyan de “zi” wei: tan “zi” zizhui de bianyun ji qi xiangguan wenti 焦作底層方言的“子”尾——談“子”字綴的變韻及其相關問題 [The phonetic form of the suffix *zi* (子) in Jiaozuo substratum dialect: on the changed finals of suffix *zi* (子) and its related issues]. *Jiaozuo Daxue Xuebao* 焦作大學學報 [*Journal of Jiaozuo University*] 2009.2:41-45.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7. Zhongyuan diqu Guanhua fangyan ruohua bianyun xianxiang chutan 中原地區官話方言弱化變韻現象初探 [A research on alternant finals resulted from phonetic reduction of Mandarin dialects in the Central China].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36:210-22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ou, Qingsheng (周慶生). 1987. Zhengzhou fangyan de sheng yun diao 鄭州方言的聲韻調 [The phonology of Zhengzhou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7.3: 190-199.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04. Hanyu yuanyin de gaodingchuwei 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 [Sound changes of high vowel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4.5:445-447.

史艷鋒

[Received 5 March 2012; revised 31 August 2012; accepted 25 February 2013]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199 Chang'an South Road
Xi'an 710062, China
shiyanfeng008@126.com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s and their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engzhou Dialect

Yan-feng Sh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 is a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noun/quantifier suffix-“zi” (子) becomes weak and merges into the previous syllable. By comparing the types of unstressed suffix-“zi” (子) and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s in different dialects, this paper shows that: 1)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suffix-“zi” (子) finals taking part in the fusion of “zi” (子) changed finals is multiple, including not only [u], but also probably [ʊ/o/ɔ/ə/ɤ/ʉ/ɛ], even [ɿ/ẽ/ẽ] etc...; 2)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s in one dialect may be formed by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suffix-“zi” (子) finals; 3) The suffix-“zi” (子) finals affects the main vowel of the previous word in fusion; 4) There have been some mixed rhyming between the similar “zi” (子) changed finals throughout history; 5)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 has had the evolution of “ɔ > au” in many dialects; 6)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finals which generates the changed form should not be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finals of modern dialects, especially in Mandarin dialects. The paper also enume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zi” (子) changed finals in the Mengzhou dialect. Lastly, on the basis of peripheral dialect linguistic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i” (子) changed finals in the Mengzhou dialect by using the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Key words: the “zi”(子) changed final, suffix-“zi”(子), Mengzhou dialect, analysis, reconstruction